大戴禮注補

大戴禮記解詁序

三代之禮因革損益與時爲汙隆聖王之大經大法於此備焉周衰禮廢杞宋無徵聖人適周問禮因以知郁郁[illegible][illegible]諸侯滅去其籍而周禮之放佚者多矣蓋不俟秦火之酷也漢興遺經間出六官存五儀禮存十七有志於考禮者雖諸子百家猶將采綴而輯錄之況二戴之傳出於聖門之所記乎今小戴記行而大戴記幾廢是學者所宜究心也小司馬言大戴禮八十五篇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崇文總目言大戴禮記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中興書目郡齋讀書志皆言四十篇今本乃實存三十九篇蓋各本或缺第六十七篇或以七十二七十三爲兩篇是以篇第有異耳予考哀公問投壺篇名經文皆與小戴同又禮察篇與經解同曾子

大孝篇與祭義同隋書經籍志謂戴聖删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者謬也踐阼篇諸銘見太公陰符金匱之文文王官人篇見汲冢周書禮三本勸學兩篇見於荀子保傅篇見於賈子新書五帝德帝繫姓司馬遷採以作五帝本紀且夏小正及孔子三朝曾子皆别爲書今三朝五篇漢書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按今本有哀公問五義二篇又小辨用兵少閒三篇皆公問答語疑即三朝記之五也曾子十篇俱見記中其閒多寡不同踳駁閒出要爲七十子之徒及周秦漢閒老師宿儒所傳無疑漢書謂戴德戴聖慶普皆后蒼弟子三家立於學官蓋指士禮言之若大戴禮未立於學故史記謂五帝德帝繫姓儒者或不傳而索隱言二者皆非正經漢時儒者以爲非聖人之言多不傳學也然詩書之序或疑其僞古文尚書出自梅賾皆得立於學而大戴記宋時列於

十四經先哲謂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情嚴禮樂之辨究度數之詳固已度越諸子百家矣與小戴記並行宜也又考河間獻王所獻其百三十一篇劉向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又后氏戴氏古經七十篇今自小戴記四十九篇及大戴記三十九篇去重複之外實八十四篇遺佚已踰其半可勿鄭重愛惜疏通而證明之歟大戴記之注傳世者惟盧辯一家而脫畧無以發其博大精深且傳寫日久訛舛滋甚于友盧學士文弨戴太史震曾釐正其文字而注解未及爲汪君紉青恐微言之將墜也作爲解詁糾集同異采擷前說一字之誤必折衷於至當蓋竭力者三十餘年矣後世有復十四經之舊者大戴之書將立於學官則君之釋詁當與孔賈之疏並行豈不偉哉青浦同學弟王昶序

右序作於乾隆乙巳丙午間時汪君客余西安官署手寫稿本既成屬予點定因爲之序未幾汪君辭去予又宦游中外垂十年始乞身歸里而汪君下世巳久訪其遺書幾不可復得丙辰春予主講婁東書院兼修州志網羅文獻屬邑以詩文雜著送入蓺文者頗多而汪君之甥徐生杏以是書來質則楮墨如新不勝人琴之感隨命胥手繕錄副本藏諸家塾未暇付梓也去年四月金生元鈺錢生侗以汪君爲其鄉老宿而撰述鮮傳且大戴禮注向無善本僉然以募刻是書爲任而遠近好學之士暨心儀汪君者爭輸貲捐助不一年而事竣復請予爲敘余耄荒日甚不能取讀是書且其大旨已略具前序可弗贅言惟諸君慕捐助刻俾若滅若沒之書一旦傳布蓺林其敬恭桑梓之

誼有非流俗所能幾及者太史公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若諸君者非其人歟余故書其緣起如此爲好事者勸并
以慰汪君於九京云嘉慶九年歲在甲子九月王昶書時
年八十有一

大戴禮注補

參訂姓氏

青浦王　昶述庵　嘉定王鳴盛西沚
嘉定錢大昕竹汀　鎮陽畢　沅秋帆
江寧嚴長明道甫　陽湖洪亮吉稚存
陽湖孫星衍淵如　嘉定錢大昭可廬
嘉定王　濤定山　武進莊　炘似撰
嘉定錢　坫獻之　嘉定蔡　泳芝田
仁和趙　魏晉齋　江寧王　鑾鐵甁
嘉定李鳳昌桐園　嘉定周式濤容齋
嘉定張　灝華坪　涇縣朱　怡
嘉定秦溯萱亦園　嘉定李賡薑桂巖

涇縣朱德懋　　青浦王犖和菱谿

嘉定黃　鐘損之　　嘉定諸仁煦慎齋

嘉定金元鈺堅齋　　嘉定胡起鳳質夫

嘉定秦　鑑淥石　　嘉定錢　侗同人

嘉定李與仁壽雲　　嘉定張家榮贅滋

嘉定徐　杏僧壇　　嘉定徐　芝采三

大戴禮解詁目錄

嘉定汪照少山編

今卷之一

王言第三十九 原注闕

尚書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董氏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

禮記明堂陰陽錄王者承天統物者也

樂稽耀嘉仁義所生為王

說文解字王天下所歸往也 六書刊定中書近上王者則天之義

干氏寶曰王天子之號三代所稱

說文解字直言曰言

釋名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

武英殿校本曰王字篇內凡十九見曰王言者二曰明王者十六曰霸王者一程本朱本沈本並訛作主劉本袁本高安本皆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此一處未訛今據以訂正攷鄭康成注坊記云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不言君避諸侯也韋昭注國語於魯語云大夫稱主妻亦如之於晉語云大夫妻稱主從夫稱也爾雅釋詁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主字不得列其間曲禮凡執主器注云主君也疏云大夫稱主今此言主上通天子諸侯下含大夫爲君者故并曰主蓋曲禮稱凡執主器緊就爲臣者言不遺其臣於大夫者今此篇陳明王所以王天下之道不得稱主明矣況霸王對舉謂霸者王者不可言霸主甚

明王肅私定家語多刪褻此書仍作王言篇

照案王各本訛作主今據儀內及孔子家語訂正其文與家語稍異

哀公問五儀第四十 原注刪

史記魯周公世家定公卒子將立是爲哀公 案世本將作蔣

周官典命掌諸侯之五儀 案五儀二字本此然此篇言人有五等非周官之五儀也

楊氏倞曰言人之賢愚觀其儀法有五也

照案儀各本作義今據荀子哀公篇人有五儀說文繫傳義者事之宜故言從人義訂定又案鄭司農於周禮注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洪氏适隸釋云周禮注儀義二字古皆音義吳氏棫韻補亦云知古者儀義通也此篇與家語荀子畧相似

哀公問于孔子第四十一 原注闕

鄭氏目錄哀公問者善其問禮

照案前半篇至莫爲禮也句與家語問禮篇相似孔子侍坐以下與家語大昏篇畧同

禮三本第四十二 原注闕

韓詩外傳禮者首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

釋名禮體也得其事體也

禮正義曰明禮之本意

照案荀子禮論篇有之視此加詳或云此篇在三朝記中

今卷之二

禮察第四十六 原注闕

史記禮書至察有以說司馬貞索隱言禮之至察有以明

隆殺損益委曲情文

王氏應麟曰賈誼竊取舍之言見禮察篇

夏小正第四十七正如字又音征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

時焉鄭氏注曰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

史記夏本紀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

舊說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

爲朔此梁氏繩之文也依鄭康成之例稱曰舊說

北史魏孝武釋奠國學詔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

小正篇

隋書經籍志夏小正一卷戴德撰王應麟曰德取以爲記

云撰誤矣新唐書歷志曰夏小正雖頗疎簡失傳乃義和遺蹟

朱子發曰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見於周公之時訓呂不韋取以爲月令其上則見於夏小正

困學紀聞大戴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爾雅古書之存者三子之力也

又傅氏夏小正序鄭注月令引小正者八今按月令孟冬之講武注引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凡引小正者九詩七月箋引小正者一朱子發曰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至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並時訓因小正而加詳與

明堂大道錄曰案禮運孔子先言大道之行而及禮繼言夏殷之道而及夏時坤乾然二書皆大道之寄也夏有大

正有小正大正者即周語所稱之夏令小正者大戴記所載是也戴氏夏小正傳曰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又云四月鳴則見初昏南門正戴氏傳曰南門者星也歲再見一正蓋大正所取法也四月值离离南方之卦明堂取諸此故云大正所取法也然則孔子所云夏時乃大正也戴氏傳傳諸周秦先師知當時有大正之書漢時已亡鄭氏據所見而言故云其書存者有小正言存有不存者矣

鄭案夏小正傳或以為卜子夏撰未聞所據先儒有不信夏小正者祖沖之以夏歷七曜西行特違衆法劉向以為後人所造朱撰陽疑夏小正出迂儒之筆非孔子所見夏時本文而輯儀禮又取夏小正而不取時訓明寧海方氏孝孺以為此果夏之遺書孔子

篇不編於禹貢嗣征之間孔子僅見此書奚不曰得夏小正而曰得夏時其言甚辯然較之逸周書之周月解呂不韋之月令淮南子之時則訓尤爲古質決非周秦間人所造特祖龍灰燼篆隸承訛脫簡或所不免其爲古書無庸疑也矯本經傳參雜今取諸家校定本及單行夏小正注本勘正傳文皆低一格以別之

今卷之三

保傅第四十八

漢書昭帝紀始元五年六月詔曰通保傅傳注文穎曰賈誼作在禮大戴記蔡邕明堂論引禮記保傅篇文選注李周翰曰傅保謂傅訓保養者

朱子曰其言教太子輔少主之道與誼本傳疏語同當時

以列於論語孝經而進於君蓋已有識其言之要者矣

玉海漢保傅傳序保傅傳者漢梁太傅誼所作也漢朝之儒惟賈生粹學淵識通達治體謂元良天下之本本正而天下定君者大猷保身傅德匡匪正人涵養薰陶相觀而善用專適後人休迺亂往證今參經訂史摠彰論以詔萬世孝昭嗣服繼學崇儒是傳與孝經論語尚書迭敷旃夏大義之通見於始元五年六月之詔煌虖休茲毓德之淵源典學之矩範也庸鋪繹要旨而爲序曰聖人觀洊雷之象是以詒孫謀燕翼子蓋取諸震觀山下出泉之象是以選左右丞諭教蓋取諸蒙相古先民丕若歷年罔不在初自貽哲命禹戒湯訓文謨武謀啓迪後昆茲率厥典立之師保護輔道也教之禮樂順德性也抗法以聳其善齒胄

以遂其志敎學之志文王世子備矣是傅充正于始而謹于微八歲入虎闈束髮就太學不待成人而敎也太子始生舉必以禮太師吹銅正聲太宰持升正味不待就傅而敎也胎敎之道書玉版藏金匱不待初生而敎也有道有充有弼有承史司過工誦諫巾車有敎膳宰有規不惟三公三少孝仁禮義之道習也始陳周秦之隆替終論賢佐之得失復以詩禮易春秋明謹始敬終之義曰學禮曰明堂之位曰青史氏之記三代文獻森然在目如旦佚之立前後望爽之翼左右其末章曰鏡所以察形古所以知今誼之意深矣傅亥匪人嬴轍未遠遐民翼惡亦罔克壽孝文初載肇立元子越六年誼孰數於前曰選端士曰去邪人然習襲之進刑名之習以規爲瑱聽之藐藐後九十餘

年昭帝始誦習之業隆於襁緥德侔於成后誼之書有助焉迺若大夫進諫白虎通述之帝入五學邕宗元識之爵在衡和在軾頡達詩疏又稱之厲與王度記太初備韓詩內傳並言班史本傳槩而未詳嘉言丕彝千載眇覿愚謂著翼善之記不如監是書而善自明撰養德之傳不如賢是書而德自進青宮之紀傅矣讀是書知其寡要也瑶山之則徵矣讀是書知其亡實也輔翼之臣有能采而獻之可以衍幼海之潤增前皇之暉萬年惟王永保民蓋自茲始敢著謏聞於篇端按新書五十八篇是傳分爲傅職保傅容經胎教四篇文頡謂在禮大戴記今列於第四十八篇

鄭氏元祐曰取舍保傅等篇雖見於賈誼政事書然其增

益三公三少之責任與夫胎教古必有其說否則不應有是也

今卷之四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隋書經籍志曾參傳一卷案唐書藝文志及文獻通考皆作二卷所謂曾參傳未知即曾子書否

朱子曰世傳曾子書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檀弓等篇所載相去遠甚何氏焯曰疑曾子之書已亡後人采大戴禮記爲之

王氏應麟曰漢志曾子十八篇今世所傳視漢亡八篇矣十篇見於大戴禮晁迂云世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八也

朱文公云所記雖或甚疎亦必切於日用躬行之實案劉淸之

集錄七篇內篇
外篇雜篇各三

王氏漢藝文志攷證隋唐志曾子二卷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今十篇自修身至天圓皆見於大戴禮於篇第爲四十九至五十八蓋後人摭出爲二卷

晁氏郡齋讀書志曾子二卷曾參撰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世傳曾子二卷十篇本也有題曰傳紹述本豈樊宗師與視隋亡目一篇攷其書已見於大戴禮漢有禮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時未有大小戴之分不知曾子在其中與否也子從父詹事公嘗病世之人莫不尊事孟子而知子思中庸者蓋寡知子思中庸者雖

豕而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是以文字回舛謬誤乃以家藏曾子與溫公所藏大戴參校頗爲是正而盧注遂行於曾子云

書錄解題曾子二卷凡十篇具大戴禮後人從其中錄出別行慈湖楊簡注

方氏孝孺曰曾子十篇其辭見大戴禮雖非曾子所著然格言正論雜陳其間而於言者尤備意者出於門人弟子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者也故其說閒有不純

曾子本孝第五十

爾雅善父母爲孝

呂氏春秋務本莫貴於孝又曰民之本敎曰孝高誘注本始也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淮南子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

駋案論語曰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皇氏侃疏云若其本成立則諸行之道悉滋生也又云以孝爲基故諸衆德悉爲廣大也本孝立孝之義殆本於此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駋案小戴祭義有此而較詳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今卷之五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顏氏師古曰成法曰制

照案說文制裁也曾子之言裁度而合於制度也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釋名疾病也客氣中人急疾也病並也與正氣並在膚體中也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王氏應麟曰曾子天圓篇言天地萬物之理曾子之學博而精者也

照案此篇與淮南子天文訓有相同處

今卷之六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史記文王太子發之立是爲武王

北齊邢子才議曰君位在阼階故有武王踐阼篇

孔氏穎達曰踐履也阼主人階也

洪氏　曰武王銘諸物不曰視爾所代則曰溺不可救不曰其旣將大則曰社稷爲危何其詞之嚴也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身之則寧過於檢防求進乎性之之域也

眞氏德秀曰湯武學而知之湯之學於伊尹武王之問洪範問丹書卽格物致知之事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銘盤以自警武王於戶牖楹席觴豆弓矛亦各有銘皆誠意正心之事也

黃氏庭堅曰觀禮書得此銘以鑒小人之影去道遠矣乃書於坐之左右以爲息黥補劓之方

周氏 曰武王畏聖人之言傳之如此其敬後人安得不畏乎

王氏應麟曰有周盛時大訓在西序河圖在東序三皇五帝之書外史掌之丹書蓋前聖傳心要典也學記正義謂赤雀所銜丹書乃尚書帝命驗讖緯不經之言君子無取焉武王銘十有七章蔡邕以爲十八章豈有闕文與大戴禮有盧辨注今列于前鄭康成所引黃太史所書攷其文之異者又采摭諸儒之說爲集解金匱陰謀載武王銘書附著於末至於床餘飲歌見春秋內外傳夫以聖王治已養心表裏交正如此況學者可不勉與有能左右觀省朝夕習服若衛武公日誦抑戒之詩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庶其寡過矣乎因書以自儆

又曰踐阼篇載武王十七銘後漢朱穆傳注引太公陰謀
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
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沈
湎致非社稷爲危崔駰傳注引太公金匱武王曰吾欲造
起居之誡隨之以身几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
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太平御覽
諸書引太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
活箠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劇則敗又
引金匱其冠銘曰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爲德咎書履曰
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劍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
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
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門之書曰敬遇賓客貴賤無

二戶之書曰出畏之入懼之牖之書曰闚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鑰之書曰昏謹守深察訛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案蓺文類聚本無而黑二字邪心讒言無得汙白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磑磑無為汝開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蔡邕銘論謂武王踐阼咨于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參攷金匱陰謀之書則不止于十八章矣書于篇後俾好古者有攷

又曰武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丹書之言皇氏曰王在賓位師尚父在主位此王廷之位若尋常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閻氏百詩云案古弟子北面郭隗曰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一曰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

又曰山谷以太公所誦丹書及武王銘書于坐之左右以

爲息縣補剿之方朱文公亦求程可久寫武王踐阼一篇以爲左右觀省之戒困學紀聞原注儀禮經傳刪且臣闕之至必及其世大學或問因湯盤銘及武王之銘

又曰黄氏曰此書世人罕有知者東坡先生授余因曰自典謨訓誥之後惟此書可以繼之朱氏曰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銘焉今其遺語尚幸頗見於禮書願治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攷也

照案是篇王伯厚作集解今悉采之照所引者以照補二字別之又案前半篇與六韜同

衞將軍文子第六十

容齋隨筆前漢書百官表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予按國

語鄭文公以詹伯為將軍又吳夫差十旌一將軍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檀弓衛將軍文子曾使慎子為將軍然則其名久矣

禮正義曰案世本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蘭生虎為司寇氏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然則彌牟是木之子

昭案與家語弟子行篇略相似

今卷之七

五帝德第六十二 原注闕

家語季康子問于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某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

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

史記三代世表五德之傳小司馬索隱曰謂帝王更王以金木水火土之五德傳次相承終而復始故云終始五德之傳也又以五帝繫諜尚書索隱云按大戴禮有五帝德及帝繫篇蓋太史公取此二篇之諜及尚書集而紀黃帝以來爲世表也又索隱曰太史公作史記古今[illegible]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爲一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爲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系皆叙自黃帝以下故因以五帝本紀爲首又曰以黃帝爲五帝之首蓋依大戴禮五帝德又譙周宋均亦以爲然

白虎通德合天地者稱帝

風俗通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

堯帝舜是五帝也

梁稽耀嘉德象天地爲帝

一 尚書正義曰帝者天之一名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于物我此亦能審諦事審諦故謂之帝也五帝道同于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

王氏柏曰唐虞之上加增三帝曰黃帝曰顓頊曰帝嚳論其世次紀其風績驚駭學者以吾夫子之未及知也

帝繫第六十三 原注闕

前漢歷志引帝考德師古注曰考德者考五帝德之書也又有堯舜禹帝系之書

毛詩生民疏大戴禮帝系篇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云云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毛傳司馬遷爲五帝本紀

皆依用焉

册府元龜夫結繩之初楪略茫昧莫獲而詳書契之後辨姓受氏可得而紀太昊之前譜牒蒸闕帝鴻之後世緒具存司馬遷著之史記以存系表明乎受天命濟帝期者蓋以祖宗實有茂德所以後世承乎發祥

歐陽氏修帝王世次圖序司馬遷作本紀蓋出于大戴禮世本諸書

王氏安石曰世之所出謂之繫（索繫系古通爾雅云系繼也）

昭案序次帝繫與鄭康成馬昭張融等不合蜀志秦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辨其不然然唐虞以上世次難以臆斷存而不論可也

勸學第六十四 原注闕

易文言學以聚之

白虎通學以覺也覺悟所不知也

物理論學者植也

困學紀聞說苑引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邱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與大戴禮荀子勸學篇畧同隋唐志又有蔡邕勸學篇一卷易正義引之云鼫鼠五能不成一伎術原注晉蔡謨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謂勸學篇也荀子梧鼠大戴云鼫鼠蟹六跪二螯大戴云二螯八足那柰與荀子勸學篇略同後半與宥坐篇亦有相似語

今卷之八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照宋與家語畧同

盛德第六十六

武英殿校本從各本別明堂者以下爲明堂篇據許愼五經異義魏書李謐傳隋書牛宏傳及劉昭注續漢志杜佑通典所引俱稱盛德篇今據以訂正仍合爲一篇刪去明堂之目

照案蔡邕明堂月令論云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云云北史李孝伯傳謂考工得之于五室而謬于堂之修廣盛德得之於戶牖失之于九室詩靈臺疏大戴禮盛德篇明堂者云云李覯曰盛德記九室蔡伯

皆之徒傳之知明堂本屬盛德非另爲篇篇第也又案篇中與家語五刑執轡二篇略相似

今卷之九

千乘第六十七 原注闕

何氏休曰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

馬氏融曰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城城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

包氏咸曰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 何氏晏論語注曰馬氏依周禮包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皇氏侃論語疏曰司馬法者齊景公時司馬穰苴爲軍法也其法中有此千乘之說也凡人一舉足爲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云步百爲畝者廣一步長百步謂之一畝也畝母也既長百步可種苗稼有母養之功見也云畝百爲夫者每一畝則廣六尺長百步今云畝百爲夫則是方百步也謂爲夫者古者賦田以百畝地給一農夫也夫所養人自隨地肥墝及其家人多少耳故王制云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是也云夫三爲屋者每夫方百步今云夫三則是方百步者是三也若並而言之則廣一里一里長三百步也而猶長百步也謂爲屋者義名之也夫一家有夫婦子三者具則屋道乃成故合三夫目爲屋也云屋三爲井者向屋廣一里長百步今三屋

並方之則方一里也名爲井者因夫閒有遂水縱橫相通成井字也何者畝廣六尺長百步用耜耕之耜廣五寸方兩耜爲耦長沮桀溺耦而耕是也是耦伐廣一尺也畝廣六尺以一尺耕伐地爲滀通水流水流畝畝然因名曰畝也而夫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爲遂九夫爲井井閒廣深四尺謂之爲溝取其遂水相通如井字故鄭元曰似井字故謂爲井也遂取其水始遂也溝取其漸深有溝洫也釋名云田閒之水曰溝溝搆也縱橫相交搆也云井十爲通者此十井之地並之則廣十里長一里也謂爲通者其地有三十屋相通其出甲士一人徒卒二人也云通十爲城者其城地方十里也謂爲城者兵賦法一乘成也其地有三百屋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也云

城出革車一乘者出一乘是賦一成故謂城也云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者有地方十里者千即是千城也則容千乘也云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者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若方三百里三三為九則有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也是方三百里唯有九百乘也若作千乘猶少百乘百乘是方百里者一也今取方百里者一而六分破之每分得廣上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其廣十六里也今半斷各長三百里設法特埤前三百里南西二邊是方三百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方十六里者一有方十里者二又方一里者五十六里也是少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里也然則向割方百里者為六分埤方三百里兩邊猶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

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設法破而埤三百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得半里故云方三百十六里有奇也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周制上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今千乘用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故伯地不能容所以唯公侯封乃能容也包氏言百里之國者此夏殷法也夏殷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故方百里國中令出千乘也云古者井田方里爲井者此亦與周同也云井十爲乘者此則與周異也周家十井爲通通十爲城城出一乘今此一通使出一乘則一城出十乘也云百里之國適千乘者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方十里者有方一里者百今制方一里者十出一乘則方十里者出十

乘方百里者故出千乘也云馬融依周禮者馬氏所說是周禮制法也云包氏依王制孟子者孟子及王制之言皆如包氏所說也論語或問車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馬氏之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之說八十家出車一乘疑馬氏爲可據

困學紀聞孔子三朝七篇藝文志注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大戴禮記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凡七篇

鄭案劉向別錄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爲此記並入大戴禮漢志論語十二家孔子三朝記七篇注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魯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蜀志秦宓曰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裴松之注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記八

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史記黃帝紀漢高帝紀臣瓚引三朝記漢武紀元光元年注亦引之爾雅疏穀粱疏文選注俱引之所謂三朝記皆此書也各本以是篇改作六十八今訂正

四代第六十八原注闕

照案四代虞夏商周也各本改是篇作六十九今訂正

虞戴德第六十九原注闕

照案各本改作七十今訂正

誥志第七十原注闕

釋名上勑下曰告告覺也使覺悟已意也

說文誥告也

獨斷制誥者王者之言必爲法制也詔猶告也三代無其
文秦漢有也
文選注向曰誥者告也告諭令曉
困學紀聞誥志爲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
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慈湖謂堯舜禹之時歷年多無
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歷家謂日月薄食可以術推者
衰世之術也而亦不能一一皆中一行歸之君德順與孔
子之言合一行之術精矣而有此論則誠不可委之數
謹案各本訛作七十一今訂正

今卷之十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

毛詩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惠氏棟曰文王官人本載周書大戴采之以爲記

珍案官人一作觀人各本改作七十二今訂正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周禮春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

小戴記遷廟者更釁其廟而移故主焉

尚書大傳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

范氏甯曰親過高祖則毁其廟以次而遷

禮記外傳人君旣葬之後日中虞祭卽作木主以存神廟主用木者木落歸本有始之義天子廟主長尺二寸諸侯一尺四向孔于達相通非後孝子心目無所睹故用以主其神也

吳氏澄曰祭法遠廟爲祧祧者超然上去之意遷廟是也

禮經補逸愚案諸侯廟制二昭二穆與太祖而爲五也本諸祭法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則皆月祭之曰顯考廟曰祖考廟則不得月祭唯四時祭之而已若高祖之父其廟旣毀藏主于祖考之廟中若有祈禱則出受壇祭而不得四時之祭矣至高祖之祖其主亦藏祖考廟中若有祈禱則出受墠祭而又不得在壇之祭矣迨夫去墠而爲鬼者雖有祈禱而祭亦不及焉葢以親過高祖則毀廟而迭遷之禮也是故武宮之立春秋譏之則凡親盡不毀者皆無合于先王祭法之正也

照案是篇或改作七十三或不改故陳振孫言有兩七十二也

諸侯釁廟第七十三

吳氏澄曰遷廟者遷于始祖之祧廟也釁廟者廟新成而殺牲取血釁之

昭案釁廟之禮小戴厠于雜記大戴另立爲篇故朱子集儀禮經傳取之互有詳畧是篇或改作七十四或不改故吳澄云有兩七十三也又案周禮春官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注云釁謂殺牲以血血之鄭司農云釁讀爲徽或曰釁鼓之釁疏云殺牲取血釁之若月令上春釁龜筴是也云釁讀爲徽者周禮先鄭皆讀釁爲徽徽取飾義或曰釁鼓之釁者讀從定四年祝佗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釁皆以血血之也昭謂是篇當讀與夫聲說文所謂血祭也

今爸之十一

小辨第七十四

家語好生篇孔子曰小辨害義小言害道

郘案張揖進爾雅表以此篇爲在三朝記中

用兵第七十五

說文兵械也

少閒第七十六

曲禮侍坐于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鄭氏注言欲須少空閒

吕氏春秋高誘注閒頃也

杜氏預左傳注閒隙也

吕氏大臨曰閒謂閒隙聘禮賓曰俟閒六此意也

方氏回續古今攷設爲公曰之問其魯哀公乎

照案是篇在三朝記中則所謂公曰者必魯哀公也

今卷之十二

朝事第七十七 原注闕

王氏應麟曰大戴禮朝事篇取周官典命大行人朱子儀禮經傳以爲朝事義

吳氏澄儀禮傳次序曰大戴朝事一篇載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

照案自聘義至諸侯務焉與聘義同

投壺第七十八 原注闕

經典釋文鄭云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也皇云與射爲類宜屬嘉

禮或云宜爲賓禮也

物原般臣許侯製投壺

司馬氏光投壺格序投壺細事聖人取之以爲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君子射以觀德爲其心平體正端一審固然後能中故也夫審度于此而取中于彼仁道存焉疑畏則跡倚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却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一失二成功盡棄戒懼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爲國可以觀人古者壺矢之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可彷彿也

公冠第七十九

士冠禮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敖氏繼公曰諸侯或有幼而嗣位者爵已爲諸侯其冠也不容不與士禮異所以至夏末始作公侯之冠禮也

鄭氏康成曰自夏初以上諸侯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也至其衰末上下相亂故作公侯冠禮以正君臣也

困學紀聞公符篇載孝昭冠辭其后氏曲臺所記與後漢原注禮儀志注引迎日辭亦見尚書大傳原注三句博物記云與洛誥同

復古編冠衮也弁冕之揔名从冂从元从寸別作㝃非古丸切

昭案冠各本訛作符今訂正南史沈文阿以此篇爲

成王冠儀故篇末附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之辭
并附漢孝昭冠辭成王與昭帝皆即位後始冠者也

本命第八十▲

春秋元命苞命者天之命也
照案通典引本命篇作逸禮家語有是篇而畧後半
與喪服四制同

易本命第八十一

王氏肅曰易主天地以生萬物言受氣各有分數不同
困學紀聞易本命篇與家語同但家語謂子夏問于孔子孔子
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
云云大戴以子曰冠其首疑此篇子夏所著而大戴取以
爲記

大戴禮解詁目錄終

大戴禮注補卷一

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

周尚書右僕射盧辯注　　嘉定汪

王言第三十九

孔子閒居鄭氏目錄曰名孔子閒居者善其無倦而不褻退燕避人曰閒居禮正義曰子者男子有德之通稱也又古人稱師曰子曾子侍史記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孔氏安國曰曾子者男子之通稱也名參其父曾點亦孔子弟子也侍承事左右問道訓也鄭氏康成曰卑在尊者之側曰侍六書故侍陪側也孔子曰趙氏岐云曰辭也參今之君子小戴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王氏肅禮記注君上位子下民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閒也白虎通夫大夫之為言大扶進人也進賢達能謂之大夫士者事也任事之稱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案閒古劉本朱本沈本作閒拼下文云吾王言蓋對今之君子所言不出士大夫之言之閒今從袁本程本高安本方本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王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鄭氏康成曰吾我也羅案王言據家語孔子言王者之道也吾王言其不出而死乎與莊

子知北游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何相似家語作吾以王言之不出戶牖而化天下莊子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死釋名死者澌也消澌也曾子起曰敢問何謂王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曲禮摳衣趨隅哀公問孔子避席而對曰弟子知其不孫也案孫遜古通用學記入學鼓篋孫其業也注猶恭順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案閒古莧切朱本沈本訛作問下同今從劉本袁本程本高安本方本是以敢問也照案敢者冒昧之辭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鄭注禮記負之言背也儀禮注云堂之東西牆謂之序爾雅東西廂謂之序郭氏曰所以序別內外孔子曰參女可語明王之道與釋名語敘也敘己所欲說也毛詩疏荅難曰語曾子曰不敢以爲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居吾語女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閒語助也列子黃帝篇關尹謂列子曰姬魚語女張湛曰姬音居魚當作吾易繫辭則居可知矣鄭云居讀爲姬案居字從方本訂定他本脫此字楊氏先聖大訓載此篇亦作居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馬案馬各本訛作焉今從家語及劉氏本訂正考工記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

鄭注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不教不服毛詩箋曰服中央夾轅也李氏善曰服服馬也不可以取千里案取當御集韻御說文馭切御辭舊注里一本作理乃校書者所加非原注文家語作不可以取道理里理古通用漢地理志亦有作地里者雖有博地衆民案地一作施不以其道治之案道他本作地今從家語及方氏本不可以霸王尚書中候諸侯門鄉注霸把也把天子之事也賈氏逵曰霸猶把也把持諸侯之權也左傳五伯之霸也注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案霸者之稱如汲冢紀年所云諸侯有勞王室錫之茅土俾專征伐而人服之如文王爲西伯是也若齊桓晉文之事孔子羞稱焉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公羊序疏鄭氏曰昔古也逸周書內則順意外則順敬內外不爽是曰明王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也可以征韋氏昭曰征正也上伐下之稱七教不修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國策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韓詩外傳身不出尊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注衝衝車也謂敵人設此以衝城大臣謀之於廟堂還以折之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坊記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是故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

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為明乎一作為明王乎孔子愀然郭氏
璞曰愀然變色貌一切經音義愀亦作湫謂顏色變動之貌揚麋曰案舊注麋一作眉乃校書者誤并原注文
小爾雅揚壽舉也說文眉目上毛也列子楊朱揚眉而望之儀禮士冠禮眉壽萬年鄭注古文眉作麋漢書王莽傳赤麋
聞之師古曰麋眉也古字通用荀子伊尹之狀面無須麋揚說麋與眉同集古錄余家集錄三代古器銘有云眉壽者皆
眉麋皆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參女以明王為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
陶不下席而天下治案此三句是尚書大傳文特子曰參女以明主為勞日何小異皋陶作咎繇說
文勞劇也从力熒省用力者勞路史注皋陶為士師號曰庭堅孫卿子曰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
簟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帝王淮南子舜不降席天下治夫政之不中鄭司農曰夫發聲也
說文繫傳中日以出令也中所以記其中也君之過也政之既中既一本誤作不合之不
行職事者之罪也明王奚為其勞也昔者明王關譏而不征
市鄽而不稅王氏肅曰譏呵也譏異服識異言及市鄽皆不賦稅古之道也孔氏穎達曰關禁上門但呵禁
非違不稅行人之物此夏殷之法禮記鄭注征稅也周禮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

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又以廛任中國之地方言東齊海岱之間謂居曰廛文選注都邑之空地曰廛鄭氏康成曰廛市物邸舍也稅其舍不稅其物識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毛氏詩傳稅斂也稅十取一尚書大傳古者十稅一顏氏師古曰十分中公取一也使民之力顏氏曰謂備人力也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職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案此下舊注入山澤以時而不禁夫圭田無征亦校書者語非盧氏原注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王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釋文捨釋也明王焉取其費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王制明七教以興民德注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陳氏祥道曰先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所以教天下之孝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教天下之慈樂記易直慈諒之注子諒朱子讀為慈良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案舊注不隱一作隱惡亦校書者語上惡貪則下恥爭孝經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上強果則廉恥民皆有別則政亦不勞矣案則政二字他本作則貞則正四字就上文廉恥有

別爲七教之一此句乃摽上文因政說作正更衍則貞二字耳今從方本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
之本也教定則本正矣家語作政敎定則本正矣宋朱本作則正矣方本作本正矣能各皆作是
正矣當是則本二字訛成一是字今從朱本方本合訂上者民之表也晉第置茅蕝設表注謂立木以
爲表陽雄覈靈賦表立景隨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于仁則大夫
忠而士信民敦書伊訓爲下克忠正嶶信懋也五經文字敦厚也工璞商慤女憧尚書
大傳聖人在位其工不作無用之器白虎通貴之言商商其遠近通四方之物以來之也說文慤謹也淮南子其民僕重
端總又工無淫巧文日韵僕女重商誘注女貢貞正無邪也五音集韻懥恩貌婦空空家語婦人者伏於人者也
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揚子倥侗顓蒙注未有所成也郢案資治同文倥本作
空無能貌七者教之志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窕荀子賦論篇充盈太宇而不窕
注窕音佻案窕綱意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案內納古通用六書畧以其內也故可內音納因義
借音也淮南子舒之天下而不窕內之尋常而不塞高誘注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在小能小不塞急也月令無有障塞注
無有所隔也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禮運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

本諸義猶耕而非穫也

行之以順而民之棄惡也如灌

家語作如湯之溉雪焉案集韻音管灌與盥同滌也所以滌其不潔也

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

管子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

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

文子列地而州之分國而治立大學以敎之此治之綱紀也春秋說題辭州之言珠也合同類異其界也釋名州之疇也疇其土而生之

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

案如即作而此書內若此者非一漢孟郁修堯廟碑無爲如治高如不危郭先生碑遇疾如終武桀神仁如不壽莊子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皆而如通用

歲誘賢焉

爾雅釋詁誘進也潛夫論納卑賤以誘賢也玉篇誘相勸也

則賢者親不肖者懼

案他本脫者字今從劉本

使之哀鰥寡養孤獨

鄭氏曰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孔氏曰鰥者悲悒不能寐目常鰥鰥然寡倮也倮然單獨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衛氏禮記集說引外傳曰無妻曰鰥無夫曰寡無子曰獨無父曰孤此通言耳四十無妻不爲鰥三十無夫不爲寡有室無父不爲孤壯而無子不爲獨聖人深意先王制禮娶民之極則以老少年齒爲限也

恤貧窮

月令賜貧窮禮運死亡貧

告人之大惡有謂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案保傅古選用韓詩外傳若赤子之歸慈母上下之相親如此六韜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邇者說遠者懷來論語近者說遠者來說苑子貢曰葉公問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春秋元命苞指五者法五行說文寸十分也釋名手須也事業之所須也說文肘臂節也从肉从寸寸手寸口也徐曰寸口手腕動脈處也何氏休曰側手爲膚按指爲寸漢書律歷志度量衡皆起於廣鍾之律一黍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獨斷夏十寸爲尺殷九寸爲尺周八寸爲尺通鑑外紀禹十寸爲尺湯十二寸爲尺武王八寸爲尺陳氏曰先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指尺黍尺一也後世之尺或以黍或以指然黍有大小絲有鉅細指有長短此步尺所以異也周禮注八尺曰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戴氏校本曰古者以長百步濶一步爲晦堵字當是晦字之說堵高一丈濶六尺非百步也賜案前漢志六尺爲步步百爲晦則截說是也說文堵垣也一丈爲板五板爲堵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法方丈曰堵則堵之說諸家亦各異者秦始皇本紀六尺爲步管子司馬

法皆同然周以爲步以人足非獨秦制又考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鄭氏注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案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正義古者八寸爲尺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又案周法布指知寸布手知尺引肘知尋以一指之廣爲一寸兩手之廣爲一尺引伸兩手爲一尋古之積步指起于車周車廣六尺六寸故以六尺六寸爲步秦車六尺亦以六尺爲步漢車六尺四寸亦以六尺四寸爲步步廣則畝數少步狹則畝數多

三百步而里

韓詩外傳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孔氏曰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

千步而井

周禮九夫爲井案井九百畮其方三百步積九萬步不得云千也下步二字當是方里之誤王氏曰此說里數不可以言井井是方里之名疏此誤

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

左傳越子爲左右句卒注句伍相著別爲左右屯通典兵制五人爲烈烈有頭目案周髀算經智出于句句出于矩又儀禮少牢饋食禮長皆及俎拒注拒讀爲界距之距則卿家語之矩當與距同也

五十里而封

案玉篇引此而作爲

百里而有都邑

家語周制三百步爲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埒埒三而矩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尚書大傳古之虛師

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有十二師焉注此蓋虞夏之數也乃
爲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鄭氏衆曰恤相憂也行者有與亡宋與他本說作興今
從方本惠氏棟曰與字疑衍有亡猶有無也家語作恤行者之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
同言語不合左傳戎子駒支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莫不來至朝
覲于王商頌莫敢不來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
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周禮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說文畢䍐也韋氏曰畢掩雉兔之
網也弋繳射也孔氏曰田獵也田與畋同徵斂于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懮怛以補
不足案懮各本訛作慢家語懮作慘攷楚詞九章曰傷余心之懮懮則懮字之義可見今從楊本說文懮愁也本作
惡戚作懮通作懮又怛憯也廣韻悲慘也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禮
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于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管子曰如
四時之信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說苑聖人之于百姓其猶赤子乎餓
者食之寒者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于大也下土之人信之如暑熱凍寒

案如他本訛作夫今從方本家語作如集最之必驗下何作故覩遠若邇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一切經音義軍旅之事曰兵革淮南子所以卸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壁守之非德不強也用利不施而濟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淮南子主賞不費至刑不濫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家語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王肅注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言已行與民信五教在寬民以安寧故謂之無聲之樂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集必他本訛作以今從家語及方本秦誓番番良士禮記鄭注名令聞也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呂覽士其難知惟博之爲可傳則無所通矣明王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

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王制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鄭案即孟子所云天位與共天祿與食也此之謂至貴不貴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與案明譽猶與譽也此之謂至榮無榮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文子大人者不出戶而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潛夫論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于愛人知者莫大于知賢政者莫大于官賢皋陶謨知人則哲能官人呂氏春秋古之為君者勞于論人而佚于官事得其經也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俟爾雅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說文解傳拱斂手也穀梁傳俟待也然後可以征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家語作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呂氏春秋克其國不及其民獨誅所誅而已矣又曰以鎮撫其衆不私其財故

曰明王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孟子曰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說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周禮鄭注衽席乃單席也王氏曰言安安而無變

哀公問五儀第四十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爲政何如者取之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一本無乎字志古之道說文古故也楊氏倞曰志識記也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楊氏曰舍夫謂古也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搢笏者案句荀子作絇家語作章甫絇屨王氏肅注章甫冠也絇屨頭有絇飾也紳大帶搢插也笏所以執書思對命此皆賢乎孔子曰否說文否相與語唾而不受也不必然今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王氏曰端衣玄裳齋服也說文絻大夫以上冠也周禮巾車曰玉路以祀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志不在於食葷案葷家語作焄楊倞葷辛菜也斬衰菅屨檀弓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

記外傳凡言斬衰者以六寸之布廣四寸爲衰帖於心前苴而不緝也喪服記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杜預喪服集要菅
非也菲也屨周禮屨人注複下曰舃禪下曰屨聶氏三禮圖菅屨謂以菅草爲屨外納外其飾也謂向外編之也案正文
菅也本訛作蕑今從荀子及方本杖而歠粥者白虎通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
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說文歠飲也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
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匡謬正俗朝夕各一溢米爲粥而已志不在於
飲食故生乎今之世乎一本無乎字無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
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善案此下荀子有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
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凡二十六字此文脫何如則可謂庸人矣馮衍顯志賦曰非庸
庸之所識注謂凡常無奇異也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
不邑邑案邑悒古字通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爲已憂動
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
不知所歸五鑿爲政必從而壞楊氏曰鑿竅也言五鑿雖以於正而其心已從外物所誘

而壞矣說文壞敗也籀文作敷字林云自敗也若此則可謂庸人矣韓詩外傳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選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爲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而行危靜則名辱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訓合門氏士爲首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家語作必有率焉雖不能盡善盡一本無盡字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王氏曰所務者謂言之要也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順一作謂王氏曰得其要也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楊氏曰言固守所見如性命肌膚之不可以他物移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若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其或作而心不置案置他本訛作貫者後卷文王官人篇有施而不置注云不形于心色也可證其心不置之義今從劉本又案荀子注云不自以爲有德疑憲

貞置形近而淚 仁義在已而不害不知問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 王氏曰無伐義之色也 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賢人矣 案他本脫可字一本作則可謂今從朱本沈本盧本春秋繁露氣之清者爲精人之清者爲賢風俗通賢堅也堅中廉外也 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 王氏曰本身也 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 王氏曰言滿天下無口過也 窮爲匹夫而願富 案文選注所引作所謂賢人者躬爲匹夫而不願富貴故各本窮亦作躬今從方本 貴爲諸侯而無財 馬氏驌孟日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也 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 尚書睿作聖白虎通聖者通也道也 孔子對曰所謂聖 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 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

取舍者也案一本作然不取舍者也揚氏曰[illegible]情性乃能理是非之取舍而不越故其事大配乎天地管子聖人若天然無私覆若地然無私載參乎日月荀子智似深淵明如日月謂之聖雜於雲蜺說文雲大澤之潤氣也新唐書五行志蜺者斗之精總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王氏應麟曰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揚子云穆穆肫肫其事不可循蓋古字通用揚倞注繆當為膠肫與詭同非也呂氏大臨曰北幽曰穆則穆穆者雍容深厚之貌若天之司莫之能職百姓淡然廣雅淡安也文選注論曰謂寂然無事莫知其善案其他本皆作不今從永樂大典本又案荀子作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揚注言聖人如天之繼嗣衆人不能識其意又作百姓淺然不識其隣注曰隣近也若此則可謂聖人矣哀公曰善孔子出哀公送之

哀公問于孔子第四十一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孔氏廣森曰以禮之所用廣大故曰大禮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何足以知禮鄭氏康成曰孔子謙不荅也君曰否孔氏曰否止其謙也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也民之所由

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 史記樂書大禮與天地同節正義曰

天有日月地有山川高卑如形生用各別大禮殊尊卑貴賤等差異別是大禮與天地同節 非禮無以辨

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

姻疏數之交也 方氏慤曰君臣有貴賤之位上下有尊卑之位長幼有先後之位故以位言之男女父子

兄弟皆門內之治故以親言之昏姻則二姓之所合疏數則朋友之所會故以交言之稱名婦之父曰昏言婿親迎用昏

又恒以昏夜成禮也婿之父曰姻姻因也言女往因媒也 君子以此之爲尊敬 案此下小戴有然字

夫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 案小戴無夫字王氏肅曰所能謂禮也 不廢其會節

王氏曰會謂男女之會節親疏之節也又曰會謂禮之所聚而不可遵處飾謂分之所服而不可過處 有成事

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 孔氏曰聖人治理其職者判鏤文章黼黻以嗣續其事使

每事有尊卑上下文采之異尚氏誇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赤與黑謂之黻 其順之

然後言其喪葬 案小戴作喪筭小戴記葬者藏也欲得見也檀弓注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爲之節文也

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 方氏曰鼎俎祭器也豕腊祭物也宗廟祭所也周禮凡獸

入于腊八鎗文軓肉也从夋肉月以䑕之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則安其居處
案小戴作卽安其居飾醜其衣服鄭氏曰醜類也卑其宮室論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車
不雕幾器不刻鏤三倉彫飾也淮南子承與極于雕琢孔氏曰雕謂刻鏤貫其質而已矣通與夏氏末
代制輦秦為人君之乘漢以雕玉為之食不二味以與民同利鄭氏曰與之同利者上下俱足
也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
子曰今之君子好色無厭案色小戴作實注猶富也淫德不倦梁氏婪得曰莫非好
也從於無厭亦謂之好莫非德也淫色不倦亦謂之德故好有邪正德有吉凶荒怠敖慢固民自盡
忤其眾以伐有道案忤小戴作午王肅作迕鄭氏曰固猶故也午其眾逆其族類也求得當
欲不以其所鄭氏曰當猶解也所猶道也王氏曰言求得當其所欲而已古之用民者由
前案古小戴作昔王氏曰用上所言今之用民者由後王氏曰用下所言今之君子
莫為禮也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
愀然作色而對曰鄭氏曰作變也君及此言也新序孔子避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

也百姓之德也鄭氏曰德猶福也固臣敢無辭而對案固者言鄙陋無所知也陳氏
時曰猶言豈敢無辭人道政爲大方氏曰人道敏政故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
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鄭氏曰言君當務於了釋
名政者正也下所以取正也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論語正義曰言政教者在於齊正也
若已能每事以正則已下之臣民誰敢不正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
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義案他本作嚴今從永樂大典本三
者正則庶民從之矣案民小戴作物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鄭氏曰無似猶言不
肖願聞祭義作問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而聞乎孔子對曰古之
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
至也案小戴作至矣大昏爲大鄭氏昏禮目錄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陽
往陰來之義日入後二刻半爲昏壻曰婚妻曰姻謂壻以昏時來妻則因之而夫也大昏至矣鄭氏曰大昏國
君娶禮也之言大也大昏既至冕而親迎何氏休曰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白虎通天

子下至上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禮記疏禮以敬爲主若敬之至極天子諸侯之大昏又爲大也周君雖尊服冕服以自迎欲親此婦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非愛不親非敬不正呂氏大臨曰御婦車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則所以下之之禮蓋矣其卒合巹則所以親之之義見矣下之則有敬矣親之則有愛矣愛敬禮之大體而先敬後愛者自異姓而合之所以貴乎別也愛與敬其政之本與鄭氏曰本猶作也公曰寡人願有言然鄭氏曰挠似之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鄭氏曰已猶太也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昏義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馬氏晞孟曰二姓者姓之所自出者與也以繼先聖之後鄭氏曰先聖周公也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李氏易解韓康伯曰人倫之道莫大夫婦故夫子殷勤深述其義以崇人倫之始王氏曰魯周公之後得郊天故言以爲天下之主也朱子曰天地蓋通天子而言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宋不固永樂大典本作不問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鄭氏曰請少進欲其爲言以曉已孔子曰天地不

合萬物不生匡氏衡曰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源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氏

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合配則萬物生焉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郊特

牲夫昏禮萬世之始也案何下各本多衍以字方本無前君何謂已重乎亦無以字孔子遂有言曰案小

載無有字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

禮鄭氏曰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照案吳氏澄儀禮逸經昏義曰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師也取

于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詞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據此則直言當是直信或以形近而訛耳

或云當作朝廷非也足以立上下之敬王氏曰夫婦正則家可以治正言禮矣身正然後可以正人者

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鄭氏曰振猶救也國恥君恥也爲政先禮

禮者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

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

敬與論語正義釋白虎通云父者矩也以度教子子者孳也孳孳無已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婦者服也以禮屈服也

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

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王氏曰言百姓之所法而行身以及身子以及子配以及配案配小戴作妃孔氏曰前況言故云妻此論人君治國故云妃也君子行此三者案小戴無子字則愾乎天下矣鄭氏曰愾猶至也王氏曰氣滿先王之道也案先他本及小戴並作大今從永樂大典本鄭氏孝經注爲三王最先者如此國家順矣案國上小戴有則字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鄭氏曰則法也民者化君者也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孔氏曰己能成則百姓歸己善名謂之君子之子是己之修身使其親有君子之名是成親也是爲成其親名也已案親下小戴有之字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案之他本作人今從方本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案他本脫能字今從

方本鄭氏曰有猶保也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朱子曰安土謂安其所處之位不能安
土不能樂天王氏曰天道也不能樂天不能成身鄭氏曰不能樂天不知己過而怨天
也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鄭氏曰物猶事也公曰
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案高安本有子字他本俱脫孔子對曰貴其不
已鄭氏曰已止也如日月西東莊子曰日出東方論衡儒者論日旦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之地細柳
西方之地劉氏向日月初光見西方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鄭氏曰是天道者言人君法之
當如是也不閉其久也案小戴無也字王氏曰不閉者通而能久言無極也朱子曰不閉其久家語則不閉
而能久者從家語是天道也無爲物成案爲下小戴有而字劉氏彝曰不見其爲之迹已成
而明是天道也朱子曰家語作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是天道也以上下文推之當從
家語公曰寡人蠢愚冥煩案蠢永樂大典本劉本俱作惷說文惷愚也愚戇也冥幽也方氏愨曰蠢
言迷而無覺愚言昧而不靈冥則不迷于事煩則不當于物子識之心也案識小戴作志鄭注讀爲識
知也冥煩若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抑欲其要言使易行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鄭氏曰蹴

然敬親文遂注向邪退以遜其席也 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案他本脫故字今從方本 是故孝子成身 鄭氏曰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孝經曰事父母故事天明察無過事以孝事親是可以成身 公曰寡人既聞是言也無如後罪何 鄭氏曰此公聞言欲勤行之也後罪蘄辭 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 鄭氏曰此言善言也 是臣之福也

禮三本第四十二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 案生荀子史記及沈本並作生程本方本並作性照攷周禮地官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注云杜子春讀生為性又高誘注呂覽本生篇云生性也是生性古義通春秋繁露天地者先祖之所出也禮統曰天地者元氣之所生備物之祖也 先祖者類之本也 家語孔子曰萬物本于天人本乎祖楊氏倞曰類種也 君師者治之本也 書泰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韓詩外傳禮者首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者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 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 貴氏叔賜曰物非天不生人非祖不生 無君師焉治三者偏亡 楊氏曰偏亡謂闕一

也

無安之人

案史記作則無安人

故禮上事天下事地

王制天子祭天地路史子曰事父孝故祀天明事父孝故祀地察人君之祀天地正如人子之事父母故知事父母則知所以祀天地矣

宗事先祖而寵君師

案史記作尊事先祖而隆君師

是禮之三本也王者天太祖

毛詩序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也喪服小記鄭注云始祖感天神靈而生

諸侯不敢懷

案壞他本作懷今從永樂大典本劉本朱本沈本蓋諸侯以始封之君為太祖不敢壞謂不祧也楊氏曰謂不祧其廟若魯周公又案史記禮書諸侯不敢懷索隱云懷思也言諸侯不敢思以太祖配天而食也又一解王之子孫不思祀其父母故禮云諸侯不敢祖天子是也

大夫士有常宗

楊氏曰繼別子之後為族人所常宗百世不遷之大宗也別子若魯三桓

所以別貴始德之本也

史記禮書作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德之本也楊氏曰言德之本在貴始

郊止天子

史記禮書郊畤乎天子索隱云畤類也天子類得郊天餘並不合祭今大戴禮作郊止乎天子是也止或作畤

社至諸侯

案至他本作止今從荀子及方本白虎通引春秋文義曰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說文社地主也孝經緯社土地之主也土地潤不可盡敬故封土為社之報功也孔氏穎達曰祭法云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之氣也

道及士大夫

祭此

下衞注一本有荀子云六字乃校書者所加非盧氏原注道史記作函索隱引大戴禮作導臣瓚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俗居百姓以上則共一社今之里社是也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爲田祖報求詩云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左傳共工有子曰句龍佐顓頊能平九土爲后土故封爲上公祀以爲社非地祇楊氏曰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也

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也

案別字下各本有尊卑二字今從荀子及方本

故有天下者事七世

楊氏復曰天子七廟左昭右穆世滿而迭毀

有國者事五世

朱子曰諸侯五廟在公宮之東南

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

鄭氏康成曰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

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

穀梁傳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始封者必爲其太祖楊氏曰五乘之地大夫有采地者得立三廟也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

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人無廟死曰鬼隋書七引王氏禮記注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禮圖諸侯五廟諸侯止開南門**待年而食者**案待年謂農夫力田者也荀子作持手史記作有特牲**不得立宗廟**爾雅宗尊也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小戴記庶人祭于寢**所以別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卑也**案各本多重積厚二字今從程本高安本廣字各本作光永樂大典本作廣朔考周語叔父若能光裕大德韋昭注光廣也釋名光廣也所照廣遠也周頌於緝熙傳云熙廣也箋云廣當爲先是光廣古字通揚氏曰積與績同功業也陳氏祥道曰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俠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廟而祭之仁之至也又案正文也字各本多作亦如之今從朱本沈本**大饗尚玄尊**禮器大饗其王事與揚氏曰饗與享同四時享廟也**俎生魚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樂記大饗之禮尚元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鄭氏康成曰大享祫祭先王以腥魚爲俎實不臑熟之也楊氏曰大饗祫祭先王也元酒水也大羹汁無鹽梅之米也本謂造飲食之物**大饗尚玄尊而用酒**案此下荀子有醴字呂氏春秋大饗之禮上元尊而俎生魚大羹不和有

進乎味者也高誘注大饗饗上帝于明堂也元尊酒水也大羹肉湆而未之和貴本古得禮也楊氏曰用酒謂酌獻也

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嚌大羹而飽乎庶羞楊氏曰祭月祭也嚌至齒也謂尸舉大羹但至齒而已至庶羞而致飽也貴本而親用也案他本脫也字今從荀子及方本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楊氏曰文謂修飾理謂合宜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謂大隆王氏肅曰大一者元氣也楊氏曰大讀爲太古時雖備成文理然猶不忘本而歸於大一是謂大隆於禮司馬氏貞曰貴本親用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大一者天地之本也得禮之文理是合於大一也隆者盛也高也得禮文理歸於大一禮之盛者也孔氏穎達曰大一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極大曰大未分曰一聖人制禮用至善之太禮以爲教本是本於大一也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一也案各本脫一也二字今從荀子史記及方本皇氏侃曰元酒水也上古未有酒而始之祭但酌水用之至晚世雖有酒存古禮尚用水代酒也司馬氏曰尊之尚元尊俎之尚生魚豆之先大羹三者如一皆是本故云一也利爵之不卒也案爵各本記作省今從荀子史記及方本卒七內反荀子作醮儀禮作卒司馬氏曰案儀禮祭畢獻祝西面告成是爲利爵祭初未行無算爵故不卒人尸也成事之俎不嘗也司馬氏曰

成事俎不嘗成事卒哭之祭故記曰卒哭曰成事既是卒哭之祭始從吉祭故受胙爵而不嘗俎也

三侑之不食也

司馬氏曰禮祭必立侑以勸尸及三飯而止每飯有侑一人故有三侑侑以勸尸故不相食也聟案侑周伯映彝及小藏俱作又春秋傳作宥周禮作三宥管子作三侑則侑宥又古通

一也

楊氏曰一謂一于古也祭禮必告利成利成時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成事謂尸既飽禮成不嘗其俎尸又三飯士佐食尸牢胏正脊加于肵臭謂歆其氣謂食畢也皆謂禮畢無文飾復歸于朴

大昏之未發齊也

荀子禮論大昏之未發齊也注謂未有威儀飾文象太古時也司馬氏曰發齊謂昏禮父親醮子而迎之前故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是昏禮有齊也

廟之未納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

釋名尸舒也骨節解舒不復能自勝歛也服氏虔曰任休曰尸在棺曰柩爾雅卒盡也白虎通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

一也

案各本多脫此二字今從荀子及方本

大路車

案漢書無車字

之素幭也

公羊傳乘大路天子之禮也小戴記乘車貴其質也素幭謂車蓋以素惟亦質之也詩傳幭覆式也一作幦又作幭

郊之麻冕也

冕一作絻

喪服之先散帶也

案各本多脫也字今從荀子及方本儀禮士喪禮始死主人散帶垂之三尺楊氏曰大路祭天車王者所乘也絻冕緝麻為冕所謂大喪而冕不用衮龍之屬也

一也

司馬氏曰大路已下三事相似如一故云一也散服麻其質無文飾

亦貴本也

三年之哭不文

案文小戴作反

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

鄭氏曰清廟謂作樂歌清廟倡發歌句者三歎三人同歎

縣一磬而尚拊搏

案左傳室如縣罄服虔讀罄爲磬

朱弦而通越也

案各本脫也字今從方本史記禮書索隱曰大瑟而練朱其弦又通其下孔使聲遲且遲上質而貴本不取其聲也

一也

楊氏曰不文謂無曲折也清廟之歌謂工以樂歌清廟之什也一人倡三人歎言和之者寡也縣一鐘比于編鐘爲猶器也尚拊之膈未詳或曰尚謂上古也拊樂器名膈擊也即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也尚古樂所以示質也朱弦練朱弦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所以發越其聲故謂之越疏通之後使聲遲也案此楊氏係荀子注也與大戴正文微有不同然觀此亦足以知大畧故引之又案鄭氏注禮云搏拊悦敔也此云拊搏想其義同也史記禮書縣一鍾尚拊隔索隱云隔縣鐘格拊音撫隔不擊其鐘而拊其格不取其聲亦質也鄭氏隔音膊基依大戴禮也

凡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隆

禮書凡禮始乎脫索隱云脫猶脫畧也始初也言禮之初尚疏畧也成乎文言禮成就有文飾也終乎稅大戴禮作終於隆隆謂盛也

故至備情文俱盡

韓詩外傳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文者也

其次情文迭興

案迭他本作佚今從劉本高安本佚與迭古通禮書情文代勝索隱曰音昇又尸證反或文勝情或情勝文是情文更代相勝也大戴禮作迭興也

其下

復情以歸大一（楊氏曰雖無文飾但復情以歸其素是亦禮也皇氏曰禮理起于太一司馬氏曰言其文情文俱失歸心混沌天地之初復禮之本是歸大一也）**天地以合四時以洽**（樂記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春秋覽題辭禮得則天下咸得厥宜陰陽滋液萬物調四時和）**日月以明星辰以行**（馬氏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江湖以流萬物以倡**（一作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楊氏曰言若無禮以分別之則天時人事皆亂也）**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案明謨郎切音范）**萬變不亂貳之則喪**（案荀子作貳之則喪楊注貳謂不一而禮喪亡也張參五經文字云貸相承或借爲貳是貸與貳通又案呂覽管子京氏易史記皆以貸爲忒）

大戴禮卷一終

大戴禮注補卷二

漢信都王大傅戴德撰

周尚書右僕射盧辯注

嘉定汪照學

禮察第四十六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周禮曰以防止水照案防又作坊障也隄也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防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呂氏春秋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別本或脫所字必有亂患孔穎達曰防謂隄防于水所從來之處則豫防障之防壞則水之必來敗乎產業也禮本防亂若謂舊禮無用而壞去之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爾雅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鄭康成曰壻曰婚妻曰姻則夫婦之道苦鄭氏曰苦謂不至不荅之屬孔疏不至謂夫親迎而婦不至如詩陳風云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是也不荅謂夫不荅于婦若邶風日月莊姜傷己不見荅于先君是也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案漢書無酒字之禮廢鄭氏目錄云名鄉飲酒義者記鄉大夫飲

賢于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于此于別錄屬吉禮則長幼之序失[漢書作亂]而爭門之獄繁[漢書作蕃]矣聘射[漢書作朝聘]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徒[徒他本訛作禮]衆矣[王通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禮矣長孫無忌曰周公宏制斯文吉凶軍賓嘉謂之五禮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成康由之而刑厝不用自禮失樂壞風渦俗弊仲尼于是緝禮興樂欲救時弊顧道辭不行故曰婚姻之禮廢則淫辟之罪多鄉飲酒之禮廢則爭門之獄繁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朝聘之禮廢則侵凌之漸起昭案此下係賈植番取舍之說]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于將然之前[案別本脫于字]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王氏云記曰禁于未發之謂豫王弼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賣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一本訛作生]難知也[吳澄曰禮之導人爲善每在善機方動之朝禁人爲惡亦在惡機未見之時非若其他法令刑罪之屬待其顯見而後勸姿懲遏之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

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敎于微眇易妙萬物而爲言王肅董遇妙皆作眇王應麟日妙一作眇漢書讀眇曰妙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經解禮之敎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故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先別本多作安取舍之極安于內安危之萌應于外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然不可不察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此繫詞之文也傳而人之所行各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倍論語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禮義積而民和親論語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異或導之以德教毆之以法令顏師古曰毆與驅同導之以德教者

德教行而民康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左傳禍福無門唯人自召韋昭曰因人善惡而禍福之我以爲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能廣大其德業繼而他本或作然則如久長其後行五六一本無六字百歲而不失秦王亦欲至是而不能持天下十餘年即大敗之賈誼曰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此無他故也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鄭氏曰言事之初始差錯若毫釐之至小後廣大錯繆以至千里之大漢書孟康注毫兎毫也十毫曰氂三倉氂毛也郛案說苑引易曰建其本而萬物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司馬遷引易曰差以毫釐繆以千里東方朔引曰正其本萬事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文選注引乾鑿度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諸家所引小有不同顏氏師古以爲易無此語至王氏應麟程氏迥朱氏載堉皆以爲易緯通卦驗文然緯書出于哀平之世而已見于董子之論其非出于緯書可知或緯書亦引古語耳又宗經典異文補云古經解取舍之謂也然則爲人主師傅者

不可不不或訛以日夜明此問爲天下如何曰天下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而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所置爾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育被蠻貊四夷累子孫十餘世歷年久五六百歲皇甫謐曰商之興國也自湯得位至紂凡六百二十九年自周克殷至秦滅周凡八百六十七年此天下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世民憎惡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呂氏春秋昔上世之亡主以罪爲在人故日殺戮而不止以至于亡而不悟此天下之所共見也夫用仁義禮樂爲天下者行五六百歲猶存用法令爲天下者十餘年即亡是非明數大驗乎人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惠棟曰元本無敢字令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案今字下各本衍一字茲從漢書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觀之乎

夏小正第四十七

正月 漢上朱氏曰夏建寅故其書始於正月

啓蟄 說文蟄藏也淮南子雨水加十五日斗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鍾論衡正月陽氣發洩雷聲始動四時氣候立春以後天地二氣和同雷欲發聲萬物蠢出

言始發蟄也 蔡邕月令問答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爲孟春中雨水爲二月節皆用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日孟春月令曰蟄蟲始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後漢書注引蔡氏章句曰孟春以立春爲節驚蟄爲中中必正其月節不必正其月據孟春之驚蟄在十六日以後立春在正月驚蟄在十五日以前立春在往年十二月月令正養蟄蟲咸動啓戶始出者戶謂穴也謂發所蟄之穴蟄蟲早者孟春乃出則在傳啓蟄而郊是也蟄蟲晚者則二月始出故云蟄蟲咸動則正月未皆動孔氏穎達曰律歷志云正月立月節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歷改驚蟄爲二月節鄭以舊歷正月皆蟄郎驚也故云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但蟄蟲正月始驚二月大驚春秋正義夏小正日正月啓蟄其傳日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皆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鄭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分爲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國也每次三十二度三十三分之十四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爲中氣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萬物出乎震震爲雷故曰驚蟄蟄蟲驚而走出也禮記疏漢初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前漢之末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則夏時驚蟄原係正月也漢孝景帝名啓避諱改爲驚蟄

雁北鄉易通卦驗二月節云候雁北鄉鄭氏康成曰雁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尚書疏日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九月而南正月而北

先言雁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雁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雁以北方爲居班固西京賦南翔衡陽北棲雁門何以謂之此下各本或衍一居字或衍爲居二字生且長焉爾淮南子注雁從彭蠡來北過周雒至雁門孕卵鷇也王氏應麟曰正月雁北鄉呂氏春秋淮南時則訓皆曰孟春之月候雁來蔡月令雁以北方爲居自北而南則謂之來自南而北則謂之北正月非來南之時也其誤可見當從小正又云小正正月雁北鄉九月遰鴻雁記其來以九月歸以正月如是而已高誘注呂覽云入月來者其父母也九月者其子也推此則知季冬北鄉亦其大者而正月則其

小者也

九月遰鴻雁唐韻迢遰去也遰也音遰案月令疏鴻當爲候先言遰而後言

鴻雁何也見遰而後數之方氏矩曰數之猶言詳視之也則鴻雁也何不

爲南鄉也案傅氏崧卿本作何不謂之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案傅

氏本作故謂之南鄉不記鴻雁之遰也而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

當小正之遰者也案傅本作小正之遰必者也

雉震雊春秋運斗樞機星散爲雉蔡氏德晉曰震聲之高也句說文雊雄雌鳴也鄉案魏文帝樂府野雉羣雊响廣雅

雊鳴呼也雊

响古通用

雊也者鳴也震也者鼓其翼也各本作震也者鳴也响也者鼓其翼也惠氏棟引張

氏爾岐之說當作震也者鼓其翼也响也者鳴也然唐時徐堅初學記雨引此文今從之正月必雷淮南

子陰陽相薄爲雷河圖帝通記雷天之鼓雷不必聞案關闕氏本作同惟雉爲必聞之

案藝文類聚引作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先聞之太平御覽引作雷震雉鳴雉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雉雉

聞之蔡氏巻曰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雊洪範五行傳正月雷敵而雉雊雷通氣也毛詩名物解引章何曰雷在

地中雉性情剛故獨獨知之應而鳴也何以謂之案四字句絕篇內凡三見皆申上之辭雷則雉震雊相識以雷案關氏本作何必謂之雷則震呴相識以雷

魚陟負冰金氏履祥曰魚冬則氣在腹故降春則氣在背故升負冰者春冰薄魚既升背若負之也王氏應麟曰月令本于呂氏春秋呂氏本于夏小正而小正之文乃曰魚陟負冰淮南亦曰魚上負冰上猶陟也小戴去一負字於文爲闕

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說文陟登也爾雅釋詁陟陞也高氏誘曰魚應陽而動上負水孔氏穎達曰魚當盛寒伏于水下逐其溫暖及正月陽氣既上故魚游水上而近于冰

農緯厥耒易繫辭揉木爲耒說文耒手耕曲木也釋文耒耜上句木也

緯束也束其耒云爾此下各本衍者字金氏履祥曰古者立春先時命農大夫咸勸農用宋農用田器也耒

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月令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祭義天子爲籍千畝躬秉耒

初歲祭耒始用暢也昭案暢鬯暢古字通用傅氏崧卿曰關本作暘舊注音韔然案說文暘不生也

暢訓遂竊從從暢爲是一本作初歲祭用暢王氏應麟所引無始用暢句此下舊注暢一作暢乃校書者所加非盧注也金氏履祥曰祭始鬯求邦之人也古者先立春王將耕籍則鬱人薦鬯鬯之爲言暢也祭來而用鬯也

其曰初歲云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始用之也

初者始也武英殿校本曰此條惟初歲祭來四字是古經經不僅曰祭來而必曰初歲祭來以祭必用暢而用之自是始故加初歲二字以表此祭爲終歲用暢之始始用暢也正解經文言初歲二字所兼含之意下復申之曰其曰初歲云者以暢是終歲之祭所皆用初歲對終歲而言各本或譌作其用初云爾儀禮經傳通解作其曰初云爾也者又移此句於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下文理隔發不可通其列夏小正經文增始用暢三字爲經愈生紛糾矣方本作其曰初歲云者與下文一氣貫通

囿有見韭案各本脫見字傅氏本有之朱子定小正之文并無此一句顏氏師古曰韭之言久也一種久生圖經本草韭一種而久生故謂之韭一歲三四割其根不傷至冬壅培之先春復生金氏履祥曰韭陽榮春有之見露也蔡氏德晉曰有藩曰閑有牆曰囿見始生也豳風四之日獻羔祭韭祭禮庶人春薦韭而祀號韭曰豐本則韭爲祀禮所重故特誌其見也

囿也者各本脫者字傅氏本有之園之燕者也三倉解詁種樹曰園圃文圃以樹果也或曰祭韭也案此五字諸家本多外置初者始也之下今訂正之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其實韭菹

時有俊風易通卦驗正月中猛風至注猛風動搖樹木有聲者

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邵案呂氏春秋所云巨風即大風也能轉變冬而爲陽春故以大言

何大于南風也曰合冰必于南風解冰必于南風生必于南風南氏說曰灌氣所生收必于南風收闕氏本作殺故大之也

寒日滌凍塗王氏應麟本無寒日二字駢寒[illegible]堅以滌凍塗三字爲句近秦氏五禮考以寒日滌三字爲句謂日之寒者變而暄土之凍者融而釋二者皆陽和之應也王氏廷相曰滌除也如豳風十月滌場之滌冬時雨雪著地皆水故塗凍春時日暖則凍釋而爲塗泥矣故及寒日而除之

滌也者變也變而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

田鼠出春秋運斗樞玉衡星散而爲鼠徐氏巨源曰萬物之理有盈則耗有羸則絀絀伏於未羸之前而耗兆於爲盈之日故有木則有蠹有田則有鼠孟春伊始農方相率均田而田鼠已出焉先言鼠而後言均田以著消息之理明

未兆之謀也

田鼠者嗛鼠也記時也說文嗛口有所銜也爾雅疏嗛是頰裏藏食之名鄭案嗛爾雅作鼸又作鼢高誘以爲即鼢鼠

農率均田釋文率謂田正孔氏穎達曰農率則田畯也均田則審端徑遂也月令廣義注古田必均所以修遂畔分遂畝不相侵越同頻利澤也金氏履祥曰率相率也

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

獺祭魚說文獺如小狗水居食魚爾雅翼引蔡氏章句曰獺毛黑西方白虎之屬居水而殺魚者也高氏誘曰獺取鯉魚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鄭氏康成曰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傳氏崧卿曰戴禮作獺祭魚以傳攷之當作獺獻祭魚案別本多脫此三字

獺祭魚其必與之獻何也案與字朱子曾疑作謂舊注有與疑作謂四字乃校書者所加非盧氏原注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善關氏本作美

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一本作謂之獻祭何也

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一本作獻大之也

鷹則爲鳩易通卦驗鷹者鷙擊之鳥爾雅鳴鳩鶻鵃也郭注今之布穀也鄭氏康成曰鳩博穀也許氏愼曰鷹化爲鳩其喙正直不鷙搏也朱氏申曰鷹以秋殺仲春仁氣盛故化爲鳩鄭案鳩一名秸鞠一名鸋鷇一名擊穀揚雄云戴勝也

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鄭案舊解云仲春之時林木茂盛喙尚柔不能捕鳥瞪目忍飢如痴故曰鳴鳩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其一作具曰則蔡氏德晉曰謂之則者明變化之速也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

農及雪澤汜勝之書雪五穀之精管子乘馬篇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鄭案釋澤古通用

言雪澤之無高下也王氏廷相曰積雪之澤未消則土田膏潤可及時服農也

初服于公田鄭案服事也

古有公田焉者古者先服公田者字各本多作言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而後服其田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鄭案觀此則夏時亦有公田

采芸案一本下有舊注云似邪蒿可食疑是盧氏原注說文芸草也似目宿倉頡解詁芸蒿似邪蒿香可食急就篇注芸今芸蒿也生熟皆可啗鄭案芸茈胡葉也本草經茈胡名醫云葉一名芸蒿辛香可食陶氏引博物志云芸蒿葉似邪蒿春秋有白蒻長四五寸香美可食

爲廟采也鄭案十一月芸始生至此月采之以薦寢廟也

鞠則見案鞠當作蜩

鞠者何也星名也爾雅噣謂之柳毛氏詩傳三心五噣參伐昴留鄭氏詩箋噣在東方正月時也春秋元命苞柳五星解頤新語元命苞以柳爲五星天文志星經以柳爲入五星後之明歷象者皆以元命苞爲非又心以三月見于東噣以正月見于東鄭案天文志柳謂鳥喙則噣者柳星也以其鳥星之口故謂之喙天文書不見鞠星當緣喙鞠緩讀之聲相近而遞訛也

初昏參中 鄭氏康成曰凡記昏明中星者為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觀時候以授民事孔氏穎達曰昏參中者案三統歷立春昏畢十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正月中昏井二度中去日九十三度元嘉歷立春昏昴九度中月半昏觜觿一度中皆不昏參中者月令昏明中星皆大畧而言不與歷正同但有一月之內有中者即得載之計正月昏參中依三統歷在立春之後六日參星初度昏得中也新唐書歷志大衍歷日度議曰夏小正雖頗踈簡失傳乃義和遺跡何承天循大戴禮之說復用夏時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為上元進乘夏歷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開元歷推夏時立春在營室之末東井二度中古右歷以參右肩為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柄懸在下魁正參首所以著參中也季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昴則見五月節日在與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股猶在漏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八月參中則隱失傳也辰伏則參見非中也十月初昏南門見亦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

蓋記時也 孔氏引尚書考靈曜云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者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

役故敬授民時觀時候授民事也

斗柄縣在下

孔氏穎達曰斗謂北斗循天而轉行建一月一辰辰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四月建巳五月建午六月建未七月建申八月建酉九月建戌十月建亥十一月建子十二月建丑

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

王氏廷相曰斗魁枕參首參中則斗柄在下矣言斗柄在下所以著參之中也

柳稊

易大過枯楊生稊王弼曰楊之秀者也王氏廷相曰稊芽也郘案稊一作稊一作稀柯山毛居正六經正誤云大過九二枯楊生梯作稊誤梯字从木从弟梯稚也木根再生稚絛也音題又他兮反階梯也从禾者亦首題稊稗之稊孟子五穀不熟不如稊稗是也則作稊亦是一義近格致鏡源引大戴禮作正月柳荑發荑發葉也義俱可通

稊也者發孚也

案太平御覽引作發葉也釋名甲孚也鄭注月令其日甲乙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

梅杏杝桃則華

毛詩義疏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說文杏果名格物叢話杏實味香于梅而酸不及核與肉自相離典實桃五木之精仙木也易通卦驗驚蟄大壯初九候桃始華不華倉庫多火氾勝之書杏始榮華

趣耕望杏落落復耕之雜陰陽書曰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爾雅木謂之華

杝桃山桃也爾雅旄桃山桃郭璞注實如桃而小不解核傳氏崧卿曰閣本杝作栘非是杝音移木名也

緹縞案爾雅緹作媞縞作藹

縞也者莎隨也案說文縞作鎬又作藹侯一名侯莎爾雅作莎隋郭注藹也者莎隋媞者其實爾雅翼莖葉似三棱根周匝多毛謂之香附子一名雀頭香廣雅地毛莎隋也

緹也者其實也案儀禮經傳通解作緹也者莎隨也縞也者其實也又傳氏崧卿曰舊注緹莎隨莎草也爾雅縞侯莎大戴禮隨也以下文及正文讀之當作緹也者莎隨也名醫本草莎草一名藹一名侯莎其實名緹生田野

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案儀禮經傳通解移此十字於縞題下

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案四字句絕與前鴈北鄉及雉震呴二條同例

小正以著名也案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二句據戴震云北宋本大戴禮無之乃爾雅疏文校書者誤編於此耳

雞桴粥春秋運斗樞玉衡星散為雞那案桴孚同字說文孚卵孚也从爪从子鳥抱卵恒以爪反覆其卵也桴粥雞

抱卵以粥子孚古作采方遇切育也

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案一本作相粥粥呼也惠氏棟曰粥與鬻鬻通或曰桴嫗伏也粥養也

二月

往耰黍禪案關氏本黍作黍一本禪作襌

禪單也金氏履祥曰單衣也戴氏震曰耰黍往耰其種黍之地也先言耰黍而後言禪何也見農之力于田春煥而先解褐也

初俊羔助厥母粥蔡氏德晉曰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母乳則羔母得以自養矣故曰助厥母粥

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於其母也案一本無於字羊蕃非其子而後養之案蕃各本譌作羔善養而記之也或曰夏有暑祭案夏各本譌作憂暑各本譌作煮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喜一作善羔之為生也而記之謂羔羊腹時也

案謂羔羊他本或作與牛羊又或訛爲與羊牛

綏多女士 案綏舊本或作綏女士一作士女今從賈氏公彥士冠禮正義所引

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 金氏履祥曰周禮仲春會男女即此也女有家男有室所以安之也

丁亥萬用入學 鄭氏康成曰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于先師以禮之

丁亥者吉日也 蔡氏德晉曰六丁以亥爲朱衆丁之亥以例其餘秦氏蕙田曰古者擇以干不以支月令云上丁固不必拘丁亥日也

萬也者干戚舞也 朱子曰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或曰禹以萬人治水故舞稱萬何氏休曰湯武以萬人得天下故干舞稱萬

入學也者大學也 高氏誘曰入學敎國子講習羽籥之舞五經通義三王敎化之官挩名爲學

謂今時大舍采也 周禮春入學舍采合舞匡謬正俗古之經史采菜相通案舍采猶言釋菜

祭鮪 有周禮春薦鮪高氏誘曰鮪似鯉而大成公子安大河賦鱣鯉王鮪春暮來游陸璣詩疏鮪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射魚亦謂之仲明仲明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爲此魚孔氏頛達曰鮪似鱧而長鼻在頷下體無鱗甲大者爲王鮪小者

爲鮪鰌文選東都賦注翰曰山有穴曰岫王鮪之魚居穴中薛
綜曰王鮪魚名居山穴中長老言王鮪之魚由南方來出此
穴中入河水見日目眩浮水上流行七八十里鈞
人見之取之以獻天子用祭其穴在河南小平山

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
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鄭氏康成曰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孔氏穎達曰冬則衆
魚皆可薦春惟獻鮪而已陸氏佃
曰鮪岫居至春始出而浮於陽

榮蓳采繁爾雅草謂之榮詩蓳荼如飴傳蓳菜也說文蕣木蓳朝華暮落爾雅苦蓳注蓳葵也廣雅蓳蘺也淮
南時則訓木蓳榮鄭康成曰蓳王蒸也高誘曰木蓳朝榮暮
落樹高五六尺其葉與安石榴相似又云可用作蒸也唐本
草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蓳菜榮華也本草衍義木蓳
如小葵花淡紅色五葉成一花爾雅緐皤蒿玉篇白蒿也陸
氏幾曰春始生香美可蒸食秋名
曰蒿可以爲蒩鄒案繁蘩字古通

蓳菜也繁由胡案春秋正義引作繁游胡由胡者繁母也繁一作緐母者旁
勃也陸氏幾曰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皆豆實也周禮醢人四豆之實皆有其菹孔氏曰蒩
在豆故知以豆薦也鄒案以爲豆實急
就篇所謂園菜果蓏助米糧者是也故記之

昆小蟲抵蚳春秋考異郵二九十八主風精爲蟲八日而化風列波激故其命从虫虫之爲言屈申也

昆者衆也由魂魂也案由猶古通用各本訛作田魂螺也又舊本昆作蚰蒐訛作賦魂蒐

也者別本無蒐蒐也三字動也小蟲動也一切經音義蒐蒐然小蟲動也其先言動

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動而後著別本脫至字動字抵猶

推也蚳蟻卵也韋氏昭曰未乳曰卵爲祭醢也畢書要語螘有翅其子蚳韋氏昭曰蚳蟻子也可以爲醢小戴記殿修蚳醢

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一本作不必取之一本作必不取

故言推而不言取案故言別本訛作取必

來降燕乃睇案宋本睇下有一室字春秋運斗樞先星散爲燕埤雅燕之往來避社而嗛土不以戊巳日

燕乙也爾雅燕燕乙也毛氏詩傳元鳥鳦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

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蔡氏德晉曰燕高飛而來降睇覩人之堂宇欲營巢而俯予也乃言

睇何也睇者眄也說文睇目小視也眄者視可爲室者也百鳥皆

曰巢突穴突一作室又謂之室一本無又字何也操泥而就家入人

內也入人別本訛作人人或作人入
剝鱓案鱓一作鼉鱓鼉古通用以為鼓也詩大雅鼉鼓逢逢呂氏春秋帝顓頊令鱓先為樂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鱓卽鼉也說
文鱓魚名皮可為鼓博物志鼉一名鱓續博物志鼉長一丈其聲如鼓埤雅鼉應更吳越謂之曰鼉更
有鳴倉庚埤雅倉庚鳴于仲春其羽之鮮明在夏
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陸氏璣詩疏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
謂之黃鶯或謂之黃鳥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關西謂之黃鳥一作鸝黃或謂之
黃袍
榮芸春秋文耀鉤春致其時華實乃榮蔡氏德晉曰芸至是華也昭案無傳疑佚也
時有見稊始收案王氏應麟引經無時有二字
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一作小其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
若是也三禮考注正月有柳稊又云見見稊故以為小正之序也稊者所為一本作所以為豆

實金氏履祥曰稊者草木始生之芽可食者收之以爲豆實

三月

參則伏說文參商星也本作曑从㐱聲徐氏鍇傳曰其上晶與星同義也今文作參參照案三月日在參穀雨時也伏者非亡之辭也案亡各本訛作忘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玉篇伏匿也

攝桑說文桑蠶食葉徐氏鍇曰叒音若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叒木也蠶所食神葉故加木叒下以別之月令季夏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播樹書常以三月三日雨卜桑之貴賤攝而記之急桑也王氏廷相曰攝服也取桑以飼蠶也汜勝之書種桑法桑至春生一畝食三蔟蠶

委楊案舊注委一作萎乃校書者所加非盧氏原注一本萎訛作苑徐氏巨源曰楊葉茂而下垂委委然也楊則花而後記之傅氏崧卿曰委作萎言揚之華落於地或謂之飛絮也

䍧羊集韻䍧羽鬼切音韙䍧䍧羊相逐貌照案周書王會䍧羝注煇羝者羊也疑煇與䍧音近而訛又案䍧之言闈

也謂其環聚也

羊有相還之時

案還環古通用

其類辨辨然記變爾

舊注辨辨一作辨辨王氏廷相曰羊性寒則散處熱則環聚如圓此時天將熱乃覆聚故曰辨羊蔡氏德晉曰辨羊相環貌陸農師以爲羊性善羣故於文羊爲羣獨爲犬也

或曰辨羝也

廣雅吳羊三歲曰羝說文羝牡羊也

螜則鳴

爾雅螜天螻郭注曰謂螻蛄耳而方言以爲蝸米諾其義也說文螜螻蛄鼯案螜又作蠡螻蛄又作螻蝈

螜天螻也

七修類稿立夏四月節夏假也物至此時皆假大也螻蝈鳴螻蝈小蟲生穴土中好夜出今人謂之土狗是也一名螻蛄一名碩鼠一名螯各地方言之不同也淮南子曰螻蝈鳴蚯螾出陰氣始而二物應之古今注又以螻爲疑鼠可知埤雅本草俱以爲臭乘鄭康成陸德明以爲蛙皆非也

頒冰

昭案頒古本作冀周官凌人夏頒冰左傳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

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

鄭氏康成曰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

采識

案爾雅作蘵黃蒢也廣雅蒴蘵也唐韻蘵采名葉似蒿芩生於濕地

識草也

昭案芩草蘵也吳越春秋范蠡乃令左右皆食芩以辟其氣會稽賦注擷之小有臭氣凶年民劇其

根食之

妾子始蠶小戴記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入蠶于蠶室皇氏侃曰妾謂外內命婦子謂外內子女齊民要術三月清明節令蠶妾治蠶室塗隙穴其槌持箔籠

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事自卑者始事別本訛在自卑下照案此傳文則妾卑於子矣與皇氏之說不同

執養宮事

執操也養長也皇氏侃曰謂操持長養蠶宮之事

祈麥實鄭氏康成曰于含秀求其成也

麥者各本作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爾雅翼麥者繼絕續乏之穀夏時民乏之食麥最先登故

急祈而記之也盧氏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可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

越有小旱越一作粵案越粵通

越于也記是時恒有小旱書高宗越有雊雉傳越於也詔案旱或作草謂所以祈麥實者

恐或有小草也然四月越有大旱則此處宜曰小旱作草者非

田鼠化為鴽（鴽一作鶉逸周書清明之五日田鼠化為鴽）

鴽鵪也（說文鴽鶉屬也郭氏璞曰鴽鵪也青州呼為鵪母）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為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馬氏驌孟曰田鼠化為鴽陰類之慝遷乎陽而性和也邢氏琰曰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鮑氏云鼠陰類鴽陽類陽氣盛故化為鴽盍陰為陽化也）

拂桐芭（一本作巴案芭與葩通呂氏春秋梧桐是月生葉蔡氏邕章句曰桐木之後華者也）

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鳴鳩（爾雅鶻鳩舍人曰今之班鳩郭璞曰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

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一本無鳩者二字）鳴而後知其鳩也（月令鳴鳩拂其羽注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事也）

四月

昴則見初昏南門正爾雅大梁昴也史記封禪書北至于留索隱云留即昴也詩毛傳亦云昴留也

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王氏希明曰南門天之外門也小正所取法舊本作大正明堂大道錄南門大微星所在故云大正所取法猶說卦之南面而聽天下盖取諸離也

鳴札爾雅蚻蜻蜻疏蚻一名蜻蜻如蟬而小方言云蟬小者謂之麥蚻廣雅蛥蚗蚻也

札者寧縣也案寧縣一作虎縣寧又作竊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

囿有見杏說文从口有聲苑有垣也曲術曰杏木者東方歲星之精

囿者山之燕者也徐氏巨源曰杏春華夏實四月則其實見矣

鳴蜮聚案蜮蟈古通用周禮秋官蟈氏鄭注云蟈讀為蜮蜮蝦蟇也蟈氏注齊魯之間謂蛙為蟈許慎以為短狐月令螻蛄鳴注曰蟈今御所食蛙也从黽國聲

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聚案淮南子鼓造辟兵高誘謂造亦蝦蟇

王萯秀說文萯王萯也蔡氏邕章句萯草名生於陵廣雅王白萯也玉藕萯小豆也太平御覽鳳凰生而王萯秀

注瑞草也本草貫生田中紫青剌人有實七月采陰乾附雅
不榮而實曰秀惠氏按本曰秀蒔本作秀昭案管子云剝土
之矣曰五沙其種大貧細貧白莖青秀以蔓漢書宣帝紀有
貢陽宮李裴曰貢言倍然不言為何草者三輔黃圖貢陽宮
泰文王所起在令鄀縣西南二十三里其地不聞生貢草詩
鄉變四月秀葽引小正四月王貢秀葽其是乎呂氏春秋作
王善生唐書準城傳登王貢原遐鑑注其地多王黃草因
以名原孔氏又疑王貢為王爪未知孰是案此下失傳

取茶

豳風采茶薪樗爾雅釋草蘩葽茶即苦也注茶苦菜可
食月令孟夏之月苦菜秀鄭氏康成曰茶茅秀也蒋邕
章句茶苦菜也苦菜苦黃菜也昭案名醫云
游冬凌冬不死即廣雅所云游冬苦菜也

荼也者以為君薦蔣也

蔡氏德晉曰周禮地官有掌
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

秀幽

案王懋竑本無此二字此下又無傳疑上下或有脫文
徐氏巨源曰幽者葽之訛也即詩四月秀葽是也實推
葽秀也詩緝四月陽氣揲於上而微陰已貽於下葽蔵之而
早秀昭案詩四月秀葽諸儒不詳其名劉向許慎之說皆以
爲苗葽戰國策云幽秀之纫也似不又有謂國繁之幽秀即
夏小正之四月秀幽小正之秀幽即詩七月篇之秀葽幽葽
秀乃一聲之轉蓋本諸廣雅葽秀也之語川曹氏
悴中以爾本木草証之知其爲遠志未詳孰是

越有大旱

春秋考異郵旱之言
悍也陽驕蹇所致也

記時爾聚案此亦偶記時事爾

執陟攻駒周禮校人春執駒鄭注執猶拘也淮南子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尼而立人不能制高誘曰五尺已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鄭司農曰二歲曰駒顏氏師古曰馬子曰駒

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陟升也各本脫此三字

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王氏應電曰執駒以熟其性圉馬以就牢籠然後馬之惡者可使馴柔者可使良而無覂駕驁奔之患

五月

參則見

參也者伐星也伐或訛作牧故盡其辭也聚案小正四記參故曰盡其辭

浮游有殷郭氏璞曰似天牛而小孔氏穎達曰此蟲土裏化生

殷眾也浮游殷之時也一本無此句浮游者渠略也聚案渠略一作蟝蛪又作蟲蟝爾雅釋蟲蜉蝣渠略說文秦晉之間謂蜉蝣陸氏璣曰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

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詩疏引舍人注浮游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蓺文類聚引樊光注是糞中蠹亦書故引樊光注曰糞中蝎蠹朝生而暮死詩曹風注蜉蝣渠略也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朝生暮死蔡氏德晉曰傳以浮游爲朝生暮死而淮南子謂浮游不飲不食三日而死蕃死之速者即在生之日其逢者亦不過三日也

鴂則鳴

鴂者百鷯也一作百勞鄭氏詩箋鶪博勞也鳴者相命也易通卦驗夏至小暑伯勞鳴傳勞性好單棲其飛發其聲嗅嗅其不辜辜一本詁作事之時也高誘淮南子注鳴伯勞鳥也五月陰氣生下伯勞夏至應陰而鳴殺蛇於木是善之故盡其辟也

時

有養日朱子曰大戴月作白以十月養夜考之作日近是鄭案五月將長至故養日十月將冬至故養夜養長也鄭案詩江之永矣韓詩作羕文選登樓賦注引之曰羕長也蕃本諸爾雅書敀齊侯鎛鐘銘士女考壽萬年羕保其身又子子孫孫羕保是享是羕乃古永字永訓爲長羕與養聲相近故以永爲養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臧氏震曰木末循初終謂或在初或在終鄭注月令辰角見九月木也天根見九月末也

故其記曰時有養日云也 案別本脫有字云訛作之

乃瓜 案傳氏本作乃衣瓜說文瓜象形也王氏廷相曰案曲禮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華之巾以綌注曰削刑也副析也刑其皮而析為四解又横解而以細葛巾覆之而進也華半破也諸侯禮降故破而不四析亦横斷之用粗葛巾覆也

乃者急 一作洽 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 案一本有衣也者始創衣也七字惠氏棟曰黃本以瓜為衣末句作始創衣也

良蜩鳴 案爾雅作蜋蜩六書故亦作蜋蜩月令蟬始鳴朱氏申曰蟬陰類感陰生而始鳴高氏誘曰蟬以翼鳴詩疏引舍人注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為蜩梁宋以東謂蜩為蛁楚地謂之蟪蛄楚辭蟪蛄鳴兮啾啾是也郭璞贊蟲之精漆可貴惟蟬孔氏穎達曰方言云楚謂蟬為蜩宋衛謂之蜩螗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蟬一物方俗異名耳盧氏翰曰蟬兩翼喙長在腹下或以為無口以脅鳴有數種蜩螗皆大蚻蟄蠽皆小格物論蜩蚻形大而黑亦五月鳴

良蜩也者五采具 初學記引孫炎注蜩五采具

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 案爾雅注匽作蝘埤雅蝘一名蝘釋文蝘音偃蟬屬也草木蟲魚疏云一

名蛁蟟青徐謂之蜓蟟楚人名之蟪蛄秦燕謂之蛥蚗或名之蝭蟧郭云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蛦又謂之蟪蛦郘案匽或謂之蝘蜓考爾雅及揚雄解嘲許慎說文崔豹古今注所謂匽者皆與蟬之說不類

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郘案燕避戊己蝙伏庚申此云翕以五日伏以望匽豈其類與

啓灌藍蓼說文藍染草也通志藍有三種蓼藍染綠大藍如芥染碧槐藍如藍染青三藍皆可爲澱金氏履祥日啓灌者取其汁也藍可以染者五月取以爲澱蓼草名取以爲翹舉芳譜藍有數種有蓼綻花葉梗莖皆似蓼

啓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叢生者也叢一作聚蔡氏德晉曰啓拔也藍染草蓼小藍也藍蓼初種時皆叢生既長當移栽而疏植之方得長茂熊氏曰灌謂叢生也

記時也

鳩爲鷹王氏廷相曰復化也郘案或疑句脫一化字并疑傳佚者不知句無脫字亦無鷹傳也正月鷹則爲鳩言則者變而之仁故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故不盡其辭也則傳已見前不必再贅非佚也考司裘注秋鳩化爲鷹

氐房占七月鷹化爲鳩小正鳩爲鷹在五月則周七八月正夏五六月也

唐蜩鳴 爾雅蜩蜋蜩鄭注此即四五月間小蟬有文采先諸蟬而鳴者埤雅其首方廣有冠鳴聲清亮毛詩名物解蜩蟬五月鳴蜺也華以無理則用口而已然其聲調而如其粉故謂之蜩五月鳴謂之蜩以其聲也七月鳴謂之蟬以其生之異特形之崖微也蛻所化謂之蜩螗蜩有文故謂之蜻蟧無文或謂之夷

唐蜩者 一本作唐蜩鳴者 **匽也** 鄒案匽俗呼爲胡蟬

初昏大火中 鄒案一本作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疑亦是也讀下注已在經中句可見

大火者心也 尚書日永心火以正仲夏 **心中種** 一本作種 **黍菽糜時也** 高氏誘曰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䵚玉篇䵚糜也氾勝之書黍暑也種者必待暑金氏履祥曰菽豆也糜赤粱粟也

煮梅

爲豆實也 周禮籩人饋食之籩其實乾䕩鄭注䕩乾梅也陸氏詩疏梅杏類也樊乾爲腊置羹臛齏中又可含以香口顧氏起經曰古者以梅實薦饋食之籩周官所謂乾䕩也又梅實酸故以爲和商書所謂鹽梅也說文香草也陸氏佃曰

蓄蘭 鬭草爲蘭鬭不祥也

爲沐浴也 說文沐濯髮也浴洒身也蔡氏德晉曰蘭香草能辟不祥故蓄之楚辭云紉秋蘭以爲佩是佩用蘭也又云浴蘭湯兮沐芳是沐浴用蘭也荀子云天子大路側載睪芷又天子代睪而食然則蘭之爲用廣矣

菽糜 尚書帝命期夏火星昬中以穜黍菽糜案有疑糜爲衍文者愚謂以菽爲糜而食之非衍文也

已在經中又言之 鄭案時食豆齊而又言之非重出此文也 是何也時食矩關而記之 鄭案矩關前人有謂是豆齊二字之誤又一說矩當爲巨大也古字規矩巨細通作巨經不復著穜黍而詳菽糜夏時以菽爲糜乃時所食之大關其義亦通考傅氏本作短關朱子亦作矩關東魏嵩陽寺碑書矩爲短是短矩可通用也

頒馬

分夫婦之駒也 案傅氏本作分大夫卿之駒也呂氏春秋是月牡馬懷妊已定故放之則別其羣不欲駒蹄踰趯其胎欲故禁之也

將閒諸則 鄭案閒閑古字通將閒諸則者卽詩所云閑之維則也

或取離騾一作駒納之則法也 鄭案此下傳注矩關一作短關夫婦一作大卿是校書者

謂非原注文考易大畜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馬鄭注云閑習也尚書大傳戰鬬不可不習故于蒐狩閑之

六月

初昏斗柄正在上 宋關氏本注云柄一作杓今從王應麟本作柄

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正當心也 正別本作任 蓋當依依尾也 案此言六月昏尾中爾

煮桃

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 爾雅旄冬桃杝山桃唐韻杝桃也者杝當作榹

煮以為豆實也 釋名桃諸藏桃也諸儲也藏以為儲待給冬月用之

鷹始摯 鄭氏康成曰得疾厲之氣也徐氏巨源曰正月鳩三月鳴五月鷹六月摯從善雖而不仁易也

始摯而言之何也諱殺之辭也故言摯云 鄒宋摯亦作鷙淮南子所謂鷹

乃學習并鷹隼早摯也

七月

秀雚葦

詩豳風八月萑葦疏初生者爲菼長大爲薍成則爲萑爾雅幼日蒹葭長日萑葦小而葦大九家易日萑葦蒹葭也根莖叢生蔓衍相連儀禮鄭注萑細葦也說文萑薍也蒹大葭也案漢上易引鄭康成說以萑葦爲竹類

未秀則不爲雚葦秀然後爲雚葦故先言秀

謹案舊本秀作莠朱子日莠葯爲秀又案雚疑當作萑毛詩陸疏爵要云葦未秀爲蘆先儒以爲萑似葦而細據夏小正云七月秀萑葦未秀則不爲萑葦秀然後爲萑葦則日萑日葦皆堅成後之名也

貍子肇肆

肇始也

爾雅疏肇者說文作肇始開也

肆遂也

書舜典肆類于上帝傳肆遂也

言其始遂也或曰

一本或曰上有其字

肆殺也

俞氏履醉曰案字林貍伏獸蟄至此時而始肆也

湟潦生苹

謹案說文潢積水池潦雨水則湟字宜作潢舊本注潦一作潰月令萍始生周禮萍氏注萍之草無根而浮取名於其不沉溺淮南子萍樹根于水高誘注萍大蘋也郭氏璞曰今水上浮萍也江東謂之薸

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潦而後有苹草也

案下潦字則本作有潦

爽死

爽也者猶疏也 蔡氏德晉曰周禮太宰職云臣妾聚斂疏材掌荼職云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此時疏材既死則可收斂矣

苹秀 案苹爾雅作萍蔡氏蕙田曰案苹有三種爾雅萍蓱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薸此水生之萍月令萍始生夏小正湟潦生苹是也爾雅又云苹蓱馬帚注似蓍可爲帚筭即此文苹秀是也爾雅又云苹藾蕭注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是也此二種陸生與湟潦所生者迥別

苹也者 此下各本衍有字 馬帚也 說文荓馬帚也照案今北人呼爲掃帚菜又呼爲刺蓬藜荓蓬一聲之轉耳

漢案戶 史記天官書漢者金氣之精[illegible]雅水氣在天爲雲水象在天爲漢河圖括地象河精上爲天漢 漢也者天漢也 此據文選西征賦月賦所引 案戶也者直戶也 案文選注又作漢天漢也戶曰戶也也 案 言正南 南或作爲 北也 金氏履祥曰古者戶皆南向則是時初昏天漢直南

寒蟬鳴 月令章句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也高氏誘曰寒蟬得寒氣鼓翼而鳴

蟬也者案一本蟬上有寒字蝭蠑也照案蝭蠑一木作蝶鹿蒜本諸方言也

初昏織女正東鄉案鄉一作向春秋佐助期織女神名收陰詩汜歷樞立秋促織鳴女工急促之候星經織女三星在天市東常以七月一日六七日見東方色赤精明女工善王氏廷相曰織女三星在斗柄之東斗柄南指則織女正東也鄖案此有經無傳

時有霖雨高氏誘曰是月月麗于畢恐雨滂沱鄖案此亦無傳

灌荼鄖案爾雅蘿渝說者以為應作灌渝渝與舒音近荼又有讀為舒音者疑即灌渝之義也

灌聚也聚作叢

荼雚葦之秀為蔣褚之也褚一作楮說文蔣菰也徐鍇繫傳蔣菰蔣也釋文菰草也青謂之菰蔣枯謂之芻茭詩草木疏葭茭名亂至秋甚則謂之藋藋未秀為茭

葦未秀為蘆顏氏師古曰亂為萑謂荻也其新生者曰茭葭為葦謂蘆也

斗柄縣在下則旦案是月日在翼王氏應麟本柄作杓縣作垂此亦無傳

八月

剝瓜

剝瓜也者（案別本脫此句）畜瓜之時也（案內則庶羞有棗瓜杏瓜）

玄校（顧氏起經曰凡染當及盛暑熱潤三月而後可用則元校之衣染於六月而用於八月者耳）

玄也者黑也校也者（校或作黠）若綠色然（綠當作緣）婦人未嫁者衣也

剝棗（詩八月剝棗疏棗須就樹擊之爾雅棘實謂之棗）

剝也者取也（埤雅棗實未熟雖擊不落已熟則爛不擊自墮齊民要術棗全赤則收撼而落之乾則紅皺復為烏鳥之費半赤而收者肉未充滿故於全赤之時剝而落之）

栗零（案栗說文作㮚从木其實下垂故从鹵周禮天官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栗張氏毛詩義疏栗五方皆有周秦吳揚特饒惟漁陽范陽栗甜美味長他方不及也倭韓國土栗大如雞子亦范味不美桂陽有栗叢生大如杍）

零也者降也（鄹案草曰零木曰落栗木也亦曰零其義通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蜀都賦屬栗罅發注栗皮折罅而發也東觀書栗駁蓬轉蓋今栗房秋熟罅發其實驚躍如爆去根甚遠故謂栗駁）

丹鳥羞白鳥月令羣鳥養羞鄭氏康成曰羞謂所食也

丹鳥也者謂丹良也案皇氏以丹良爲螢火孔氏以爾雅釋蟲郭氏等諸釋皆不云螢火疑皇氏爲無據鄂案古今注螢一名燿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白鳥也者案此處從月令注所引與諸家本稍異謂蚊蚋也說文秦謂之蚋楚謂之蚊太平御覽引月令曰丹鳥羞白鳥白鳥即蚊也丹鳥螢也金樓子曰鳥蚊也其謂之鳥者何也案別本脫何也二字重其一本此處有所字養者也孔氏疏丹良是蟲乃謂之鳥是重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雖羸而謂鳥也有翼者爲鳥御覽所引句上有一凡字羞也者孔疏丹鳥以白鳥爲珍羞進也不盡食也御覽無此四字鄂案各木丹鳥羞白鳥俱在八月惟鄭康成所引在九月又說者以丹鳥爲蝙蝠未詳孰是

辰則伏王氏鳴盛曰辰也者心也伏也者日所在也八月日在心秋分在氐末房初秋分後在心案或以爲句上應有九月字入八月疑誤

辰也者房星也案各本脫者字今從通解木房各本訛作謂今從初學記所引伏也者入

而不見也秦氏蕙田曰爾雅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又云大火謂之大辰尚書大傳云若參辰之錯行揚雄法言云吾未睹參辰之相比也以大辰爲東方之宿參爲西方之宿故常不並見也夏時八月日在大火以日之所在故伏而不見

鹿人從案人一本作入金氏履祥曰鹿人者古山虞掌獸之官從從禽也謂始從禽也

鹿人從者案別本脫此句從羣也鹿之養離羣而善案此下各本衍而字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從也者案各本重一人字大者于外小者于內傅氏本者下有放字率之也

鴽爲鼠照案三月田鼠化爲鴽傳鴽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傳已見前則此處無傳矣

參中則旦畢氏沅曰初昏辰伏則參旦中矣照案無傳

九月

內火照案內納古字通金氏履祥曰古者三月大辰旦見故出火八月辰伏故九月納火徐氏巨源曰周禮季春出

火季秋納火即此謂也蓋因子夏鄭司農謂以三月本時昏心見于辰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伏于戌使民納火故春秋傳曰以出納火心為大火火見而出火伏而納

內火也者大火惠氏棟曰一本有也字大火也者心也

遰鴻鴈

鄒案易古義大有九四象明辨遰也鄭康成注云遰讀如明星晢晢史記賈生傳鳳漂漂兮高遰注音逝

遰往也揚氏愼曰鴻鴈之鳥本落南翔水泮北徂知時之鳥也然其行有先後八月鴻鴈來乃大鴈也鴈之父母九月鴻鴈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十二月鴈北鄉亦大鴈鴈之父母正月候鴈北亦小鴈鴈之子也

主夫出火

傳氏崧卿曰夫當作火案或云此三月之文誤入九月

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秦氏蕙田曰主夫者主火之夫周禮司爟司烜之屬是也案司烜以夫遂取明火于日則夫者疑卽夫遂

陟玄鳥蟄

陟升也玄鳥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金氏履祥曰古人重元鳥當其至而祠之故其來也書陟其去也書陟皆貴之也蟄者元鳥去則蟄於海島閒土穴

熊羆貊貉鼶鼬則穴案爾雅注引鼶鼬則穴各本訛作鼬鼶則大周禮穴氏鄭注曰穴蟄獸所藏者也列于禽獸之智違寒就溫

言蟄也照案王氏應麟本以若蟄而三字爲經文故諸本以傳爲若蟄而茲從方氏本一切經音義蟄藏也獸之淺毛若熊羆等亦皆蟄也月令廣義注此周官所謂蟄獸也

榮鞠照案別本有樹麥二字月令鞠有黃華爾雅翼引章句日菊草名也黃華者土氣之所成也

鞠草也鞠榮而樹麥管子分以九月種麥時之急也周處風土記其花熚煌霜降之時此草甚茂俗尚九日而用候時之草也

王始裘月令十月天子始裘鄭氏康成日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

王始裘者何也此句從通解本增衣裘之時也

辰繫于日秦氏蕙田日夏時九月日在析木之津將旦辰始見東方如繫于日然照案此處有經無傳王氏應麟引經并無此句

雀入于海爲蛤月令雀入大水爲蜃注大蛤曰蜃

蓋有矣非常入也

十月

豺祭獸月令豺乃祭獸疏案月令九月豺乃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之初豺祭獸之後百姓可以田獵張氏宓曰豺性貪祭獸知有先矣

善其祭而後食之也

初昏南門見案此月南門二星朝見于東南隅非昏見也初昏二字疑衍

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

黑烏浴案烏各本作鳥

黑烏者何也烏也案各本脫黑烏二字及下也字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

昭案黑者十月之色十月雖氣寒但暖烏乗暄而浴也

時有養夜

養者長也若日之長也

玄雉入于淮爲蜃薛君韓詩章句雉耿介之鳥也易離爲雉通卦驗小雪雉入水爲蜃干氏寶曰蜃蛤類杜氏子春曰蜃蛤也

蜃者蒲盧也郘案古語隨變而成者曰蒲盧

織女正正鄉則旦案王氏應麟所引無則旦二字

織女星名也

十有一月

王狩周禮夏官大司馬遂以狩田注冬田爲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月令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月令注凡田之禮惟狩最備夏小正十一月王狩

王狩者案各本脫王字言王之時田也案各本脫也字冬獵爲狩爾雅冬獵爲狩

陳筋革

陳筋革者省兵甲也蔡氏德晉曰案考工記弓人夏治筋春液角而函人鍛革不詳其時則此

陳筋革㦤因田獵用獸之後取所餘之筋革陳列而相察之將以爲甲爲弓耳非于是月卽用筋革也函人察革弓人相筋弱於此時與

嗇人不從駋案嗇人嗇夫不從不從爲也

不從者弗行惠氏棟曰當作不從狩也案此下疑有脫文

于時月萬物不通駋案所謂閉塞而成冬也

隕麋角說文麋鹿屬也以冬至時而解角也月令疏麋

隕隊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

隕記時焉爾駋案陽氣生物之始也物生必蒙故曰蒙也獸爲鹿澤獸爲麋鹿屬陽得陰氣而解角以夏至麋屬陰得陽氣而解角以冬至

十有二月

鳴弋駋案弋當作鳶鳶古字通周書大雪之日鶡鳥鳴後字形鶡轉爲鵲又轉爲鳶又省爲弋詩匪鶉匪鳶鳶亦作匪鳶又一說作霜風剛勁時鳴鳶鳴弦之聲

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

玄駒賁

玄駒也者螘也方言螘齊魯之間謂蚼蟓西南梁益之間謂之元駒古今注牛亨問曰蟻名元駒者何也答曰河內人並河而見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游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蟻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蟻曰元駒也廣志有飛蟻有木蟻古曰元駒者也顏氏起經曰元駒是螘之大者以其色黑故謂之元以其體健故謂之駒俗云馬蜉蚍也賁者何也走于地中也昭案賁古與奔音相近疑此借賁爲奔也

納　纏字蒜也

卵蒜說文蒜葷菜也孫炎注爾雅帝登蒚山遭猶芋草毒得蒜乃啗之解毒乃收植之能殺蟲魚之毒攝諸腥古今注蒜卵蒜也俗謂之小蒜顏氏師古曰辛而車干祿書蒜一作菻菻音歷昭案字書齜百合蒜也說文齜音煩小

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蔡氏德晉曰其根如卵納者何也納之君也金氏履祥曰納者收藏之

虞人入梁莊氏德晉曰虞人澤虞也梁絕水以取魚者入梁始漁也

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罔罟者也詩魚麗于罶毛傳罶曲梁也

隕麋角

蓋陽氣且睹也且別本作旦故記之也傅氏崧卿曰月令仲冬麋角解與小正十一月記隕麋角今十二月又記之蓋衍文戴氏因誤為之傳失之矣照案此處經傳似屬重出然氣候有早晚月令疏云若節氣早則麋角十一月解若節氣晚則十二月麋角解經故又記之且古人重陰陽之義或因陽氣且睹而重言以申明之自有取義爾恐傅氏所云未為定論也

大戴禮卷二終